

研

經

言

上

407.081  
105  
: 109 11

中國醫學大成第一集

醫經類

研

經

言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3 0472 8335 7

54588



## 研經言提要

清莫枚士撰。枚士字文泉。歸安同光時人。儒者論學。必先窮經。治醫亦然。醫書之最古最難解者。厥爲內難傷寒金匱。及諸經。歸安莫枚士。素治小學。以研醫經有年。乃輯衆說。考文析義。校註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衆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註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卷。名曰研經言。凡所論述。不特不故示高深。且不標新立異。洵爲啓迪後學之作。陸公懋修。嘗言惟莫著能以經解經。以方求病。信然。是書袁焯首先選刊於醫學扶輪報。再刊入裘氏醫藥叢書。炳章後得月河莫氏原刻本四卷。乃同裘氏刻本。互相校勘。知莫氏原刻本卷四。有校正靈樞經脈篇文。讀經脈書後。讀仲景書書

後、傷寒論跋、傷寒論例跋、傷寒痙濕腸篇跋、傷寒太陽篇跋、讀金匱書後。計八篇十八頁。爲裘刻本所無。故本書從莫氏原刻足本。并錄袁序。增以圈點而刊行之。

## 袁序

莫枚士研經言一書。余從丹徒楊霽青先生抄得者也。全書四卷。凡一百五十餘篇。多釋經辨誤之作。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陸九芝陸心源二家序中已詳言之。余諷誦再四。覺此公之學養卻優。不獨其疏證經義。獨具卓識。即其評論近世名醫。如謂葉天士臨證指南。於溫熱脾胃最精等處。皆極平允之論。以視黃坤載陳脩園輩之一味泥古抹煞先賢者。其相去爲何如耶。跡其生時。適當洪楊割據。天下大亂之時。故雖經鏤版。而所傳未廣。余曩讀世補齋醫書。即知有先生此書。而四方尋覓。竟未得見。後承霽青先生賜覽。因得錄一副本。私心欲廣其傳。以公同好。故於醫學扶輪報神州醫藥學報中。皆擇尤刊布。誠以維持絕學。非廣爲流布。不能收效。今年春紹興醫藥學報社擬刊醫學叢書。以存國粹。貽書相囑。欲將此書刻入叢書中。因即將所錄副本郵寄付刊。夫表彰前哲。刊刻遺書。原爲吾儕醫家之責。不足深論。獨是莫氏作此書時。即當洪楊割據。天下大亂之時。而今日貴社刻此書時。又值天下大亂。禍至無日之候。豈天心不仁。降此鞠凶。旣塗炭其人。

民復肆虐於醫籍耶。抑劫運有常。洪揚距今已六十年。前造此因。今日應有此果。耶。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貴社諸君子之用心。亦良苦矣。

丙辰首夏江都袁焯記於京口

## 陸序

余壻沈子彥模初自吳興來謁。卽盛稱其師莫枚士先生之醫學。余卽以拙著世補齋初稿介沈子正於先生。而先生亦郵寄所撰研經言屬校并索爲序。旣卒讀。乃嘆先生之學之博。識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有如此也。夫本經靈素。刊之三墳。旣非蓬心人所能領會。而如南陽一脈。以及脈經病源千金外臺之所言。則皆隨時隨地習見之病。而亦視爲烏篆蟲書。不可測識。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尙何醫之足云哉。君舉於鄉。不樂仕進。潛心小學。出其餘緒。以治醫家言。爲之審聲音。詳訓話。以經解經。復以方求病。遂乃病無遁狀。方無虛設。如君之學。若漫譽以高出時輩。則是誣君而已。豈知君者。君所著尙有數種。應請先以此冊付手民。俾今而後之病人。得遇識字之醫。而免夭札也。里居戢影。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行將鼓棹游蒼霽間。登君之堂。以所學相質證。然亦匆匆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雲君門也。是爲序。

光緒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陸懋修拜撰

按先生於甲申四月刊世禔齋醫書文十六卷中。於此序多所增改。今謹錄其初稿。

## 陸序

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既遭多故。余以軍事馳驅南北。與枚士不相聞者數年。及余奉諱歸。握手道故。則其氣益穆。其學益邃。且有不爲良相爲良醫之志。其言醫也。本小學以讀靈素。溯宋元而禰漢唐。與論學之旨同。余初驚詫其言。而卒無以易也。未幾出所著研經言。屬余爲序。夫先秦古書。存於今寡矣。幸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魯魚亥豕。非好學深思不能讀。而醫書爲尤甚。蓋近古多聞綴學之士。未必通醫家言。醫家者流。往往不識字。不讀書。而以醫爲市。卽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微言。或各執己見。而疎於考古。無惑乎醫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夭札也。枚士憂之。據說文以釋疝癩之殊。據玉篇以明癩癩之異。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則證之巢氏。症卽風癡。瘦削則證之周禮。定爲瘦消。而舊注之疎補焉。蛟龍乃龍咬之譌。虻咬有例。柔痊實惡寒之症。元本足徵。而傳刻之譌祛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醫之針砭矣。他日推其所學以治天下。所造豈可量哉。獨念予妄談經濟。無裨於世。及退而著書。亦無成就。讀枚士書。不能無愧於心也。

研 經 言 陸 序

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陸心源拜撰

## 自序

余於咸豐之季。避寇海上。時疫盛行。流民踵喪。盡無以救。始知醫之急於人也。而學之既有年。乃輯衆說。考文析義。校注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衆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繼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注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爲四卷。名曰研經言。質之通人。以爲他日自鏡之資。余不敏。凡所論述。不敢故爲高深。獨標新異。惟務切近平實。求當乎古人之書之義理而已。記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書亦物也。讀而格之。以致其知。將爲診治地也。如曰有裨斯藝。以俟能者。茗川迂叟自序。

研經言自序

# 研經言目錄

## 卷一

原因	一
原賊邪	二
原風濕	二
原榮衛	三
原易	四
傷寒溫熱診治論	四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五
原瘴	六
原痧	七
原胎	八
成注傷寒論論	九

五志論	一〇
陰陽交并論	一
蟲論	一三
溫疫總論	一三
瘧論	一四
尸注疰蒸四大症論	一五
虛勞論	一六
傳尸勞論	一七
肺萎論	一八
正水風水診法論	一八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一九



吐血衄血便血瀉血嘔吐

汗出下利消利八症異

形同診論……………二〇

思慮致遺論……………二一

病無純虛論……………二二

用藥論一……………二三

用藥論二……………二三

卷二

學醫說……………一

診訣說……………二

內經熱病說……………三

七傳辨誤說……………四

傷寒傷暑說……………四

湯液論……………二四

製藥論……………二五

藥驗論……………二六

古方用法論……………二七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二七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二九

古方權量有定論……………三〇

瘰癧互譌說……………五

古方癥蟲混稱說……………六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七

診虛須知勞極說……………八

溫疫說……………九

溫瘧說	一〇
溫瘧有三說	一一
黃瘧黑瘧說	一三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一四
三消說	一五
非與瘖俳不同說	一六
癩說	一七
藏色單見說一	一八
藏色單見說二	一九
脾脈說	一九
是動所生病說	二〇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二一
雜病治法折衷說	二二
釋證名	二二

釋露	二三
釋瘕瘕	二四
釋喘	二五
釋癩	二六
釋淋	二六
釋疝	二七
釋膈	二八
釋痰	二八
釋散	二九
釋毛	三〇
釋代一	三一
釋代二	三一
釋鉤毛弦石溜五脈	三三
釋攢	三四

釋解條……………三四

卷二

伏衝解……………	一
中風傷寒解……………	二
秋傷於溼解……………	三
傷寒論六經解一……………	三
傷寒論六經解二……………	五
傷寒論六經解三……………	五
傷寒論六經解四……………	六
陽明病胃家實解……………	七
腸覃解……………	八
蠱疽解……………	九
邪解……………	一〇

釋服……………三五

邪哭解……………	一〇
瘦削解……………	一一
下利解……………	一二
病遇節發解……………	一三
陰脈陽脈解……………	一三
晚發解……………	一四
鼠瘻解……………	一六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一七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一八
隱指解……………	一八
陰陽附解……………	一九

卷四

溫病脈法解	二〇
冥弱有石解	二一
玉屏風散方義解	二一
磁石治周痺解	二二
人參解	二三
桑白皮根解	二四
百合病用百合解	二五
仲景用桂枝例解	二六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	

素問平人氣象闕文辨	一
仲景法非北學辨	二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三

加湯解	二七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二八
大青龍湯 麻杏石甘湯	
越婢湯解	二八
小青龍湯解	二九
當歸四逆湯症解	三〇
侯氏黑散解	三一
天雄散解	三一
理中四逆方義解	三二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四
溫瘧辨	四
辨柔逕不惡寒之誤	五

蛟龍病辨誤	六
黃痺辨	七
陰黃辨	八
內風辨	九
人迎氣口辨	九
千金辨誣	一〇
君火相火辨	一一
龍雷之火辨	一二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一三
金匱水菖荅辨	一四
常蜀截瘧辨	一五
癘螺痧辨	一五
駁元陰	一六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一七
駁臨證指南二條	一八
十三科考	一九
金匱馬刀考	一九
命門考	二〇
胞門龍門玉門考	二一
白虎病考	二二
羊脛骨考	二三
四十難義疏	二四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	二四
文井補注	二四
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	二七
讀經脈篇書後	三八
讀仲景書書後	三九
傷寒論跋	四〇

傷寒論例跋……………四一  
傷寒論溼暍篇跋……………四二

---

傷寒論太陽篇跋……………四二  
讀金匱書後……………四三

研  
經  
言  
目  
錄

#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 枚士述

江都 袁 焯 桂生 重錄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校刊

## 卷一

### 原因

百病之因有八。一邪氣。二水濕。三鬼神。四蟲獸。五器物。六飲食。七藥石。八人事。前五者在身外。後三者在身內。而入網之中。各有數目。邪氣之屬。有風日霧瘴。有寒暑。水濕之屬。有露雨。有水。鬼神之屬。有衝擊。有喪屍。有精魁。有禍祟。蟲獸之屬。有咬螫。有影射。有遺毒。有觸氣。器物之屬。有金鏃。有打壓。有觸傷。有湯火。飲食之屬。有禁忌。有過多。有五味所傷。有中毒。藥石之屬。有服藥過劑。有藥誤。石毒鴉片。人事之屬。有喜憂欲恚恐。有行立坐臥。舉重閃挫。墮隊跌仆。總計其目。二十有餘。擬

引古論。衍成一卷而未遑也。略序於此。

### 原賊邪

賊邪者。太一衝方之氣。因太一之氣不能自旺而來也。自太一言之曰虛風。自衝方言之曰賊風。自受於人言之曰虛邪。亦曰賊邪。經云。邪氣者。虛邪之賊傷人也。是也。病源云。冬至之日。有風從南方來曰賊風。以此推之。則春分西風。夏至北風。秋分東風。季春西北風。季夏東北風。季秋東南風。季冬西南風。皆賊風也。其法不取五行生剋。而用八方對衝。一九相對。故子午衝而寒熱可以互勝。凡熱極反寒。寒極反熱之病準此。三七相對。故卯酉衝而溫涼可以互勝。二八四六相對。二坤熱土。八艮寒土。四巽溫土。六乾涼土。坤巽得溫熱之氣。則皆濕土。艮乾得寒涼之氣。則皆燥土。濕土漸於辰。旺於未。燥土漸於戌。旺於丑。故辰戌丑未衝。而燥濕可以互勝。靈九宮八風篇文。及素委和之紀。嘗於三五段。及乙丑乙未歲災。七宮十五段文義。蓋如此。其原出於九疇八卦也。

### 原風濕

漢鄭康成注書洪範曰。風中央土氣。此言最的。土旺四時。故春溫。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之氣。皆於風見之。以五行言。曰五氣。以六元言。曰六氣。以四時言。曰四氣。以五方言。曰五風。以八方言。曰八風。自其偏勝者言。曰五邪。自六氣之偏勝者言。曰六淫。皆此一風。乃天地所以生萬物。長萬物。茂萬物。收萬物。藏萬物者也。此氣失和。則病萬物。而又微乎四時。故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以其氣散發。故經又以風爲木氣。而屬之春。猶濕亦爲土氣。而經或屬之秋也。夫濕有數種。第古人於水土之蒸氣。正謂之濕。而五氣之濕。統於風。水穀之濕。直云水若飲。分別綦嚴。近世概以濕目之。然古人治濕之方。不可以治今之所謂濕也。

### 原榮衛

人有三氣。衛氣據素問注。出於上焦。榮氣出於中焦。二者皆氣也。二氣合行於心肺之間。則積而爲宗氣。本無形質。必有所附麗以行。故榮行脈中。附麗於血。衛行脈外。附麗於津。惟血隨榮氣而行。故榮氣傷則血瘀。津隨衛氣而行。故衛氣衰則津停。治血以運化榮氣爲主。治唾以溫通衛氣爲主。知乎此而營血衛氣之說。可

以息矣。且也。血所以濡脈。津所以濡筋。傷寒汗後四肢拘急。而榮之行。自手太陰始。故靈經脈篇序十二經。以手太陰爲端。衛之行自足太陽始。故靈經筋篇序十二經。以足太陽爲端。知乎此。而心榮肺衛之說。可以息矣。衛出上焦。據王素問注。

### 原易

病之得於歲氣者。一自正氣來。一自時氣來。正氣爲病。以傷寒傷暑爲最著。時氣爲病。以冬溫寒疫爲最著。皆以其極偏也。正氣太一方之王氣。本不病人。而人自觸之。謂之以人干天。時氣對衝方之戾氣。本能病人。而人適中之。謂之以天令人。以人干天。則觸之者病。而不觸者無與焉。以天令人。則中之者固病。而不中者卽染之。人氣處於獨。天氣統於同。所以正氣病無易。時氣病有易也。正氣雖過中而非厲。時氣卽稍弱而已毒。所以正氣病。縱如傷寒傷暑之重。而不易。時氣病。縱非冬溫寒疫之重。而亦易也。今傷風欬嗽。有相易者。以此。欬嗽亦自時氣來。

### 傷寒溫熱診治論

所以謂傷寒熱病有別者。別於診不別於症。別於法不別於藥。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溫身熱。得之傷暑。診之別也。然而傷寒傳變。則亦身熱。傷暑發狂。則亦氣盛。非症之無別者乎。淺人誤認。職是故耳。傷寒皆先汗後下。溫熱或先下後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於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更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爲熱。倘或過治。舍乾薑。附子。更用何藥以溫之。人生之患。縱有萬端。本草之數。止此一定。藥可通用。方何獨不可通用。近之解傷寒論者。執其中之白虎黃芩等湯。以證此書之兼出溫熱治法。彼將謂傷寒病。始終不宜寒藥。溫熱病。始終不宜溫藥乎。噫。醫可若是之固哉。

###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寒之爲氣。雖截然與熱對峙。而其傷人也。則隨人虛實而爲病。其人實則寒不能深入。但著於皮膚。而閉其腠理。即不得不熱。其人虛則寒無所隔礙。遂過乎肌表。而達於藏府。即不得不寒。苟取素風論之旨。繹之。即知仲景方論寒熱雜見之故。

矣。若素熱論人傷於寒。則爲病熱云云。乃專主寒邪在經之常法。以答篇首六七日之問。不兼直中言。與仲景爲寒字盡致者義別。河間泥此。遂謂傷寒有熱無寒。概指通脈理中等症。爲得之寒藥誤下。非惟厚誣仲景。并誤會內經也。寒之乘也。猛於他氣。故例曰。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河間乃謂溫熱涼寒。皆取傷寒而分其微甚。是以傷寒爲四氣病統稱。豈其然乎。寒之藏也。歷春至夏。則陽氣大泄。而不能復留。故例止云寒毒藏於肌骨。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河間乃續之曰。秋變爲濕病。冬變爲正傷寒。如此任意增改。其不足與語傷寒也明矣。

### 原瘴

古者於隔蔽之義。字止作障。說文云。障。隔也。是也。其作瘴作鄣者。係通借字。由是山之隔蔽者。卽易卜以山而作嶂。其因山之隔蔽。致少風多濕。蒸而爲氣。足致民病者。又易山以疒而作瘴。觀於字孳之義。而瘴之屬濕可知已。瘴取隔義。則與地氣發。天不應之霧相似。而與天氣發。地不應之霧爲對。但患霧氣者。千金自有症

治。與治瘴之度障散不同。足徵近世混瘴於霧之非。病源通瘴於疫。余見東洋足本。於青草黃芒瘴候較中國本多四百餘字。所列瘴病。證治獨詳。第其稱嶺南之瘴。猶如嶺北傷寒。似戾乎他論。當是指其盛行之勢相例耳。故其病不隸於傷寒諸候。而隸於癘疫。要之濕疫乃疫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疫也。外臺又呼瘴爲瘧。要之濕瘧亦瘧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瘧也。聖濟總錄論瘴。瘴與巢王異。而診治加詳。亦足補前人所未備。大抵瘴之發也。自有挾寒挾熱二者。寒者白芷桂枝防風檳榔等。已在度障散方中。熱者犀羚。見本經及綱目集簡方。江南山多之地。其瘴雖不比嶺南之甚。然塗泥卑濕。水氣適爲瘴助。往往於溫及暑病發時。錯出其間。故尤於犀羚宜也。三吳老醫善使犀羚。蓋自此始。相沿既久。遂有混施之而失當者。

### 原痧

詩疏謂江南有射工。一名短弧。含沙射人。病源卷二十四。分其種類爲射工。沙虱。溪毒三者。其中人狀皆如傷寒。有惡寒體熱。四支拘急。頭痛骨痛。屈申張口。欠欬等候。本草綱目四十二。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者相近。俱似傷寒。故有挑沙刮沙。

之法。其腹痛悶亂。須臾殺人者。謂之攪腸痧。據此諸說。則痧本作沙。即指射工所含者言也。其沙着人肉。則或挑或刮以出之。證治相符的有明徵。後人踵用其法。不能灼知。是否爲射工病。但見惡寒發熱。狀如傷寒者。即用之。於是治痧之法。遂混入治暑中。所以誤者。以射工毒亦盛行於夏故爾。然夏月人氣自虛。倘非沙毒而用刮挑。則邪氣被却不得出。有因而增病者矣。診者審之。至沙加疔旁作痧。而近醫遂云感觸痧穢。乃天地間另一種氣。此所謂不得其說。從而爲之辭也。

### 原胎

胞宮血氣之生源。有靈機。故有化機。不可有一物入留其中。有之則血氣隨物而裹。即令經閉腹大。謂之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內外之別。由內入留者。本氣所結。故無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氣所感。故有所成。二者皆於經行初淨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當經行後。感男子之精。即成爲人。感蟲蛇異物之精。即成爲蟲蛇異物。至其生時。皆有可驗。此自外入留者二也。其自內入留者四。一爲氣。多怒之婦。當其經行胞淨。氣乘虛入。則血與氣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氣胎。治之下其

氣而消。一爲液。多痰之婦。當其經行胞淨。痰乘虛入。則血與痰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爲水。靈樞謂之石瘕。與氣液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爲血。當經行時。或因舉重。或因犯房。致經事不卒。血瘀胞官。亦令人經閉腹大。絕似真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係婦人本氣所結。法與感異。而與積聚同。細攷病源。入瘕。及魏之琇續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彪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夢寐。非真有施泄。焉得似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人瘵死。亦非有所施泄。焉得似胎。以今俗稱痰胎爲鬼胎。推之。疑病源所云鬼者。亦對人言之耳。但須分別此五者。方能各盡其法。如概予以統同之號。卽概施以安鎮之藥。多不效也。嗟乎。醫學不明。難免閨門不白之冤。仁者可不究諸。

### 成注傷寒論論

王叔和之次仲景論也。有義有例。各以類從。無可議者。成氏卽用其本。故與玉函經次同。其六經六篇。又與千金翼次同。由晉而唐而宋。卽此本卽此次也。何自明以來。諸家竟以顛倒移易爲能哉。夫成氏至八十歲始注此書。則見聞廣。閱歷深。

宜其辨別之精。若此。然於脈證方藥則當。而於章節義例則疎。如六經篇首。不注明太陽陽明等之謂何。與太陽諸症獨舉頭項強痛惡寒以爲端。陽明諸症獨舉胃家實以爲端之義云何。若平脈法寸口跌陽兩脈迭舉。經意自有所指。成則各分段隨文以注之。使讀者茫然不知其何謂。凡此皆成氏之疎。欲窮經者。尙須參考病源千金等書以自得之。勿墨守一家也。

五志論

人應乎天。天有元陽。元陽者升於春。春時陽半在下。陰半在上。陽氣欲升而不能遽越。當旺而不能自如。則有雷霆以彰之。人應之爲事未遂。其志拂拂然怒之象也。春應肝。故肝爲怒。怒生於恨。成於憤。憤而不已。爲怨。爲慍。爲恚。憤而不已。爲奮。爲發。爲自強。元陽者泄於夏。夏時盛陽在上。微陰在下。陽氣盛滿。於己而若自得。輕易乎陰而不措意。則有炎暑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已遂。其志怡怡然喜之象也。夏應心。故心爲喜。喜生於盛。成於玩。盛而不已。爲舒緩。爲隋。爲安。玩而不已。爲狎侮。爲愼。爲自足。元陽者平於中央。此時陰陽和勻。旣籌及於陽之勝。又預計夫陽

之敗。則反覆以存其變焉。人應之爲思患而預防。又土爲萬物所歸。和者偏者皆歸之。春氣溫而極於季春。夏氣熱而極於季夏。秋氣涼而極於季秋。冬氣寒而極於季冬。靜觀以持其常焉。人應之爲閱歷多而是非熟。二者思之象也。中央應脾。故脾爲思。思生於先。成於後。先事而思爲慎。爲戒。爲畏。爲自虛。後事而思爲樂。爲慕。爲智。爲自矜。二者皆思之所爲。如是則勞矣。故脾主勞。元陽者收於秋。秋時陽半在上。陰半在下。陽氣就衰而日受陰之剝。已退而日視陰之長。則有悽切之氣以彰之。人應之爲事將敗。其志慙慙然。憂之象也。秋應肺。故肺爲憂。憂生於慮。成於悔。慮而巳。爲拘。爲愁。爲不安。悔而巳。爲悲哀。爲哭。爲自咎。元陽者藏於冬。冬時微陽在下。盛陰在上。陽氣避陰之方張而不出。防陰之滅已而自懼。於是乎水冰地坼。寒風冽凜。而陽氣惟不樹聲色以避之。人應之爲事已敗。其志惕惕然。恐之象也。冬應腎。故腎爲恐。恐生於暇。成於怯。暇而巳。爲退。爲優游。爲呻吟。怯而巳。爲愧。爲伏。爲自餒。

### 陰陽交并論

陰陽交并二者。乃熱病表裏俱實者之診法也。其表裏俱實而復相連互曰交。續自分清曰并。陰交者裏實較盛。故已得汗而脈尙躁盛。并陽則初似陰交。而復得汗脈漸靜。以裏散表解也。陽交者表實較盛。故脈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陰則初似陽交而一得汗散熱卽泄。以表解裏微也。故交者皆死。并者皆生。脈經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尙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也。得上當有復字。脈經靜太陽病脈反躁盛者是陰陽交死復得汗脈靜者生又曰熱病已得汗脈尙躁盛大熱汗之雖不汗出若蛆是謂并陽故活皆言復汗也。此合陰交與并陽言之。又曰熱病脈常涉各本當作尙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躁盛得汗出者生也。此合陽交與并陰言之。陰極陽極。卽裏實盛表實盛之謂。大抵表裏俱實之症。不交則并。不并則交。死生之關。捷於反掌。史記倉公傳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繹倉公不交并陰四字。則知其轉易間難逆料矣。診交之法。又有進退。諸證在脈經中。此皆診訣死生之要。切宜究之。復得汗以証言非以治言。故有下之而始終得汗。

素問所言實止是陰交。於陽交無涉。統稱陰陽交者。猶男之陰易。女之陽易。統稱陰陽易也。

## 虫蝨論

三尸九蟲與人俱生。無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癩瘻門之驚癩、蛇瘻、雞雛。及諸瘻門之蜚蝨、蚘蝨、螻蟻等名。皆因飲食而假外之蟲氣以生。其結於腸胃之募原爲癩瘻。散於經絡爲瘻也。至若五臟之勞。有五藏之蟲。五色之風。有五色之蟲。則並不假於外之蟲氣以生。若曰人身血肉可化異類。毋乃誕乎。此必假內之蟲氣以生也。內之蟲氣。三尸九蟲是也。大抵邪入而與三尸九蟲相感。則孕而生蟲。猶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藏所稟五行氣應之也。夫何足怪。病源卷二十三云。尸蟲常接引外邪。爲人患害。又陰尸者。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如蝦蟆。經宿與身內尸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忍者。多因天雨得之。此外邪與尸蟲相感之證。風勞生蟲亦猶是也。知此始可與論尸注疰蒸諸大症。若僅執熱極風生之說。猶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况以隋唐言蟲諸論爲不經而棄之哉。

## 溫疫總論

寒與熱爲定名。溫與疫爲虛位。傷寒例雖以溫兼正氣。疫貼時氣。其實溫者蘊也。疫者役也。苟有蘊蓄在內。而其病如相役使者。不論寒熱。皆得稱爲溫疫例。據時稱以示別。不必泥看。能知此義。而後百家之言溫疫者。可一一以意逆之也。夫溫與疫既爲虛位。則其爲病不一。但因於寒暑。而又有四時不正之氣挾之。則爲天行溫疫。屬傷寒。若因於寒暑。而又有山川林谷。及天地霧霧之氣抑之。則爲瘴疫。溫瘴亦通稱爲溫疫。因於寒暑。而又有鬼神之氣乘之。則爲癘疫。亦稱溫疫。屬雜病。若因於寒暑。而又有飲食之氣間之。則發爲雜病。如霍亂瘧疽之類。皆不稱爲溫疫。屬雜病。條分縷析。而後溫疫諸雜出之論。不至目炫。此溫疫數者中。惟鬼神一因。與因於寒暑者。言多相混。近世不能分別。須細參病源卷十癘疫瘴氣兩候。及千金卷九辟溫篇自明。病源癘瘴不與溫病同篇。而另列爲一卷。千金以兩溫分居二篇首尾。豈無意哉。而鬼神之不兼溫疫者。自屬中惡。與傷寒法無涉。猶瘴不兼溫疫。但爲之瘴。飲食不兼溫疫。但謂之傷飲食而已。

葉案治瘧。不用柴胡。徐評非之。解之者曰。治傷寒少陽正瘧用柴胡。治秋間寒熱類瘧不用柴胡。泉應之曰否。不然。素瘧論以夏傷於暑爲端。而餘瘧附焉。是秋間寒熱之爲正瘧。經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經說。外臺旣列病源之論。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鮮用柴胡者。可見謂秋間之寒熱不用柴胡則是。而指爲類瘧則非。仲景於少陽篇明言往來寒熱。形如瘧狀。如瘧二字。正類瘧之謂。少陽症之爲類瘧。出於仲景親口。今反指爲正瘧何耶。但諸醫猶止誤於論症。徐氏則并論治亦誤。何以言之。傷寒邪從表入。其裏無根。以柴胡提之則出。夏秋之病。新涼在外。而蘊暑在中。其裏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則外邪雖解。而內熱卽升。橫流衝決。不可復制。往往有耳聾目赤。讖語神昏。汗漏體枯。延成不治者。不得不以徐說爲淫辭之助也。噫。亦究古訓而已矣。

## 尸注瘡蒸四大症論

五尸、五疰、五疴、五蒸。雜病中四大症也。仲景傷寒始言蒸病。金匱狐惑實開疴症。而走馬湯治飛尸。獺肝散治冷疰。已略具大綱矣。至巢源肘后千金外臺諸書。始

暢厥論。以爲內科專家最重之任也。近世書中鮮有之。非近世無此四症也。醫者遇尸疰詭以肝氣目之。遇疝蒸詭以勞病目之。相沿既久。遂不措意。因不列名耳。然尸疰二字。涉於不祥。疝蒸二字。僅見兒科。今若稱此以告諸病家。及加諸年壯。不幾駭人聽聞乎。古名誠難復也。但須於肝氣一門。知有尸疰二症混其中。於勞病一門。知有疝蒸二症混其中。隱其名而存其實。則臨症了然矣。至古人治此四症之效方。亦欲爲大醫者所不可不備也。

虛勞方論

今之所謂虛勞。古之所謂蒸也。古之所謂虛勞。今之所謂脫力也。金匱必列虛勞者。以見傷寒自有因脫力得者也。俗稱脫力傷寒本此。知此而金匱虛勞諸方能用之矣。俗稱脫力不專指疲勞。言凡五勞皆在其中。脫力有成痼疾者。有在一時者。有着一處者。苟因勞傷氣血不復。皆得稱爲虛勞。人但泥於弱症損症之不起者爲虛勞。而不知彼特其一端也。若一時一處之虛勞。則或待治而後愈。或不治而自愈。無甚足異。第既有虛勞之因。風寒隨而入之。金匱本爲風寒盡其變。故渾言之曰虛勞。不復分

別其爲何勞。推而準之。傷寒勞復。乃虛勞之在一時者。亦不分別其若者爲操作之勞。若者爲房室之勞也。依義本當列此篇末。編傷寒論者。欲其便覽。移置如此耳。他如脈經云。病人一臂不隨。時復轉移在一臂者。此爲微勞。營衛氣不周故也。久久自愈。乃虛勞之着一處者。亦不分別其爲何勞。亦以有本病可列故也。此經又有勞瘵。千金外臺有勞嗽勞聾。凡在一時及着一處者。皆仿此。讀古人書。須辨其名以究其指。醫亦如之。誠能知此。何至以建中湯等方。誤投之。蒸病也哉。

### 傳尸勞論

外臺始有傳尸勞之名。歷宋至今。皆著於錄。嘗欲問其爲何病。則諸老醫無能言之者。及泉習之有年。乃知傳尸勞者。合尸疰疰症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體虛受邪。入感尸蟲。於是沉沉默默。無處不惡。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時名之爲尸可也。甚而發熱喘促。顴赤。名之爲蒸可也。及其項間生塊。唇口喉舌皆瘡。名之爲疰可也。至差而復劇。死而傳人。則爲疰矣。備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據見在爲言也。古人殮殍無辜。伏連尸疰等稱。亦各據一端爲言也。余幼時胞姑有病。此死者。及長而

嫡妹又病此死。然皆不傳染。殆相似而未的者歟。要之已備尸疰蒸三大症矣。遇是症者。倘能分別論治。其於古方清熱調胃殺蟲諸法。庶不貽誤。特未必其果愈耳。

### 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其外症以欬而唾白沫者爲真。病源或兼欲欬不能欬及嘔逆小便言之。成無己注傷寒論。則以咽喉不利唾膿血爲肺萎。皆非的候。惟外臺引許仁則云肺萎之狀。唾白如雪。細沫稠黏。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爲的當。若巢成所說。乃其兼症。或有或無。未可必也。肺萎病當屬六極。氣極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後。骨蒸之餘。其甚者白沫中帶血。且或帶膿焉。故金匱云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萎。數實者爲肺癰。仲景以脈之異。辨其症之同。亦可知膿血不獨肺癰有之。詳余所撰證原中。

### 正水風水診法論

目裏腫。頸脈動時。效諸症。正水與風水同。但有此諸症。而按其腫上。隨手起者。正水不起者。風水。以此爲別。且必股冷腹大。乃爲正水已成。則正水重於風水也。靈水脹水始起也。目裏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效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腫。俗本腫作腹。今從病源引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金匱水氣視人之目裏上微腫。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文義甚明。病源於水腫。全據靈樞。於風水全據金匱。分別當已。惟風水久久變成水病。則亦按之隨起。故肘后方曰。水病之初。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俠頸脈動。股裏冷脛中滿。按之沒指。腹內轉側有聲。此其候也。不卽療。須臾身體稍腫。腹盡脹。按之隨手起。則病已成。非與經違也。葛意以風水爲正水之初起。而渾言之曰水者。亦以有股裏冷一症耳。實與諸經相成也。

###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千金及外臺引金匱黃疸篇文。皆以硝礬散症爲女勞疸。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病源則曰女勞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因大勞大

熱而交接竟。卽入水所致也。黑疸之狀。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變成黑疸。據疸說則金匱硝礬散症。經文當斷自旁光急以下十六字屬黑疸。獨日晡發熱惡寒。爲女勞疸的候。餘則女勞疸。久久變爲黑疸之候也。如此疏解。則於經文得之二字。及因作二字。語氣極合。巢氏真善會仲景意者。其硝礬散本是治黑疸之方。以黑疸與女勞疸同治。故金匱不別言之。近效之說。信而有徵。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異

形同診論

亡血之大症四。吐衄便溺是也。亡津之大症四。嘔利消汗是也。吐血出於貴門。與嘔吐同。衄血名爲紅汗。與汗出同。便血出於魄門。與下利同。溺血出於胞。與消利同。八症以四屬之。殊途而同歸。爲亡津亡血之最大者也。靈樞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津血同類。又手陽明主津。足陽明主血。是津血又同經。津血之爲物既同。故八症之爲診從同。八症之由熱得之者。並以見陰脈及陰症爲欲已。見

陽脈及陽症爲未解。其由寒得之者。並以見陽脈及陽症爲向愈。見陰脈及陰症爲將脫。俱詳靈素脈經等書。不贅引。凡辨症有當分而觀之者。如痰飲篇是也。有當合而觀之者。如此篇是也。

### 思慮致遺論

心藏神。脾藏智與意。腎藏精與志。人之思慮。智意主之。智意之運用。神主之。故或曰思慮傷心。或曰思慮傷脾者。舉一言之也。究之思慮之始構也。則因心以令脾。及思慮之既竭也。則因脾以累心。是傷脾重於傷心矣。大抵五志所傷。每以過極而氣并。思慮之過。氣并於脾。故經曰思則氣結。并乃結也。五行土剋水。水主冬。爲閉藏。脾實則有火。火性發洩。以過極之實。乘受剋之虛。以發洩之性。變閉藏之常。而復以脾病累心之故。處以無主之神。於是乎恍惚離散。而精以泄。經云有餘則夢。子脾以氣并而見爲有餘。故夢以精子人也。論是症者。自當以脾火上蒙心神。下剋腎水爲正。或概執諸熱屬心之說以相列。見其與五行生剋之理不合。遂據易水火既濟未濟二卦。證成心腎不交之論。豈知易象止取貞悔爲義。並非實事。

若移此以論病。則大畜天在山中。大壯雷行天上。亦將信爲事之所有。而以肺入脾中。心行肺上者。擬其病象何如乎。夫立論當取其推而皆準者。

病無純虛論

以人之虛。因天之虛。爲賊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寒。自秋分至春分之熱是也。以人之虛。因天之實。爲正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熱。自秋分至春分之寒是也。總言之。則寒熱二者以應二氣。析言之。則寒熱涼溫四者以應四時。而皆生於風。故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之溫者必挾濕。其涼者但爲風。與寒熱分主四時。靈九宮所謂春濕夏熱秋風冬寒是也。然濕與寒熱。惟當其王時則有之。而風乃四時皆有。故風之病人獨多人。以勞役解脫。喜怒陰陽。飲食醉飽。人鬼驚恐。跌打墮壓。蟲獸咬傷。而致虛。有一於此。則風卽湊之。其在濕與寒熱之令。及有賊邪時者。亦各湊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第旣湊之後。反見爲實。其爲狀也。有相半者。有相過者。無純虛也。惟大病被汗吐下後。邪去而氣血不能遽復。及婦人新產後。而液去。而形氣不足以充。則純虛。然一在病後。一則非病。不可以治病之法治之。夫

病無純虛。則方無蠻補。無足怪者。或難之曰。老年聾盲。非純虛乎。答曰。此亦風也。老年血氣當衰。藥不能托。且托之而後者。乘虛續至。故永不愈耳。其不愈者在虛。其爲病者仍屬風。

### 用藥論一

藥性有剛柔。剛爲陽。柔爲陰。故剛藥動。柔藥靜。剛而動者其行急。急則迅發而無餘。其起疾也速。其殺人也亦暴。柔而靜者其行緩。緩則潛滋而相續。其起疾也遲。其殺人也亦舒。無識者好爲一偏。其害不可勝言。而中立者。因有牽掣之說焉。豈知柔者自遲。不能強之使速。剛者自速。不能強之使遲。遲速並使。遲者必讓速者以先行。下咽之後。但見陽藥之行。陽不見陰藥之行。陰若病宜於陽。則陰藥初不見功。而反釀禍於陽藥已過之後。若病宜於陰。則陰藥未及奏效。而已顯受夫陽藥反掌之災。是以中立者亦謬也。總之對病發藥。斯爲行所無事。

### 用藥論二

凡藥能逐邪者。皆能傷正。能補虛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出於某經者。皆能引邪入於某經。故麻桂發表。亦能亡陽。苓瀉利水。亦能燥津。於此知無藥之不偏矣。惟性各有偏。故能去一偏之病。若造物生藥。概予以和平之性。何以去病乎。夫亦在取之而已。取之能否。全在醫者識症有定見。俾逐邪者。辨其正之虛不虛。而邪去正自復。補虛者。知其邪之盡不盡。而正勝邪難干。斟酌輕重之間。分別後先之次。神明於隨症用藥四字。方法之能事畢矣。何必朋參芪而仇硝黃哉。

湯液論

湯液亦飲也。素經脈別。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朝百脈。行精於皮毛。毛脈合精。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精並行。其言飲入胃後。上下先後分布之序。即藥入胃後。與病相當之理。以其先布於上。故遇輕清之藥。先發而與上病相當。但先發者先罷。至水精四布。而後輕清者已無力矣。其不能治下。而亦不足礙下者勢也。若重濁之藥。其發既遲。當其輸脾歸肺之時。尙未盡發。必至水精四布。而後藥力始畢達。而與下病相當。此輕清治上。重濁治下。

所由分也。經曰：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皆取藥發遲速部位高下爲義。其入藏者，亦止云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如酸先入肝云云，不必不入他藏也。後人不知古人製方之意，遂謂某藥入某經，某藥兼入某經，則試問胃氣被藥氣使乎？抑藥氣被胃氣使乎？夫固不辨而明也。乃或誤宗其說，如桂枝湯方見其主治太陽病多，因以桂枝爲足太陽經藥，殊不思太陽病亦用桂枝，而真武理中四逆皆有加桂之例，吁可怪也。總之湯液治病，分氣味不分經絡，與針法大異。

### 製藥論

自雷斅著炮製之論，而後世之以藥製藥者，愈出而愈奇。但因此而失其本性者，亦不少。藥之有利必有弊，勢也。病之資利不資弊，情也。用之去弊勿去利，理也。古方能使各遂其性，如仲景小半夏湯類，凡生薑半夏並用者，皆一時同入之。非先時專製之，正欲生半夏之得盡其長，而復藉生薑以隨救其短，譬諸用人，自有使貪使詐之權衡，不必胥天下之菲材而盡桎梏之，使不得動也。各遂之妙如此，若

後世專製之法。在臨時修合丸散而卽服者猶可。倘預製備售。則被製者之力已微。甚而至再至三至十餘製。則取其質而泯其性。其能去病也幾何。近見人治痰瘧。肆中求半貝丸服之無效。取生半夏。貝母爲末。和薑汁服之卽效。但微有煩狀耳。於此可類推已。或薄古法爲疎。盍思之。

藥驗論

凡中病之藥。服後半日許。可驗其當否者。大法有三。一則藥到病除。如靈樞不得臥。用半夏秫米覆杯卽臥。及他方所云。一劑知。二劑已者是也。一則服藥後。別生他病。非藥之祟。正是病被藥攻拒之使然。如傷寒論。太陰病服桂枝湯反煩。風濕相搏。服朮附湯其人如冒狀者是也。一則服藥後。所病反劇。非藥之誤。正是以藥攻病。託之使然。如證類本草成訥進齋簽丸方表云。臣弟訴患中風。五年服此丸至二千丸。所患愈加。不得憂慮。服至四千丸。必得服至五千丸。當復丁壯是也。第一驗人所易知。其第二驗。恆易令人疑惑。自非識病辨脈。確有把握。必將改易方法。以致轉輾貽誤者有之。若第三驗。則必訾之議之。因而集之矣。然數十年目見。

耳聞第三驗最多。如傷寒初起。及瘧痢方盛之時。投以中病之藥。往往增劇。第二驗次之。第一驗最少。世人狃於第一驗之快。而欲以概其餘。噫。此事真難言哉。

### 古方用法論

古者每方各有主藥。用其主而進退其餘。可云從古某方加減。如用其餘而去其主。卽不得稱某方矣。仲景理中湯。一名治中湯。蓋取別錄人葠調中兩字。是人葠乃其主藥也。桃花湯取赤石脂。一名桃花石爲義。是赤石脂乃其主藥也。若去人葠。赤石脂。用其朮乾等。而稱理中桃花。則失其義。而襲其名。陋乎不陋。非獨經方爲然也。雖後世亦有之。丹溪治六鬱越鞠丸方。以川芎。山梔爲主。緣川芎卽左傳鞠窮。山梔本草一名越桃。故各摘取一字以名之。以見能治鬱者之全在乎此。若不用芎。梔。用餘四味。尙能再稱越鞠乎。本草經用之藥。僅四五百種。而自漢至明。方以億萬計。隨舉數味以成方。皆當有合於古。舉其相似者。反遺其相同者矣。昔徐靈胎誚葉天士用局方逍遙散而去柴胡。非以此哉。學者可以類推。

###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諸瀉心皆從小柴胡來。小柴胡以柴、薑、治半夏、芩、蘘、甘、半、治半夏。茲則去其治半夏者。參用陷胸法。而隨建主藥。故當分數類觀之。半夏瀉心湯。卽小柴胡去柴、薑之治表。加乾薑、黃連以和胃也。其生薑瀉心湯。與甘草瀉心湯。皆卽半夏瀉心湯原方。而主藥略增。從金匱有人蘘三方不外乾薑、黃連者。以此祛心下痞。乃胃虛上逆所致。與表陷之痞不同。故重在和胃也。其主藥皆在小柴胡中。自爲一類。其乾薑黃連黃芩人蘘湯。則截半夏瀉心之半而爲之。其黃連湯。又卽半夏瀉心去黃芩加桂枝者。但二方皆重用黃連。使與乾薑並視半夏瀉心爲小變也。黃芩湯。卽截小柴胡之半而加芩藥。以治腹痛。其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卽小柴胡去柴、蘘加芍藥也。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黃芩。自爲一類。旋覆代赭湯。卽小柴胡去柴、芩加旋、代、增薑減蘘者。故以旋代命名。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蘘湯。卽小柴胡去柴、芩加朴增薑減蘘者。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生薑。自爲一類。其橘皮竹茹湯。卽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蘘湯去朴、半。加橘皮、竹茹、大棗。增甘草。故以橘皮竹茹命名。其橘皮湯。卽取其方中二味爲之。二方自爲一類。小半夏湯。乃抽小柴胡方中治嘔之品。而倍其分者。其生薑半夏湯。卽半夏之法。而小半夏加茯苓湯屬焉。其半夏乾薑

散。卽生薑半夏湯去生薑加乾薑者。意固重在溫胃。與生薑溫經略殊。而大半夏湯。卽半夏乾薑散之變焉者也。其乾薑人蘘半夏丸。卽半夏乾薑散加人蘘倍半夏者。六方皆從小半夏湯來。主小柴胡中之半夏。自爲一類。瀉心湯。自大小陷胸來。大黃黃連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去黃芩。附子瀉心湯。卽瀉心湯原方加附子。三方不外大黃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表邪內陷所致。與結胸之義相同。而與半夏等三方痞症不同。故重在下實。乃由瀉心而將入承氣也。

###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胃實則不調。承氣意在調胃。故或以調胃二字冠之。大黃下一切積。芒硝軟一切堅。考之本草。皆屬蕩滌腸胃之品。故仲景合二味以治胃實。而一切病胃實者。準此。其用甘草。不過和硝黃之味而已。不必泥和中益氣。謂爲調胃二字命名之所在也。此本籠統之方。用之者。隨症加減。往往師其意而易其名。故見腹滿。則加朴枳。去甘草。爲大承氣。見腹滿不結者。則加朴枳。去甘草。爲小承氣。有瘀血。則加桃桂。爲桃核承氣。見水結。則加甘遂。去草。爲大陷胸。見吐食。則去硝。爲大黃甘草湯。

一方生五方。有條不紊。若夫從大承氣來者。則去硝爲厚朴三物湯。三物合桂枝去芍藥。則爲厚朴七物湯。皆主厚朴也。其從小承氣來者。則差其分。爲厚朴大黃湯。差其分而加芍藥二仁。爲麻仁丸。皆主大黃也。其從桃核承氣來者。則大黃蠱蟲丸。桂枝茯苓丸。抵當湯及丸。皆主桃核也。其從大陷胸來者。則大陷胸丸。十棗湯。甘遂半夏湯。皆主甘遂也。而已椒蘆黃丸。又從大陷胸丸來。以同用葶藶也。其大黃硝石湯。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卽承氣之隨症加減法也。而小陷胸湯白散。則又因所治之部位略高。而師承氣之意以變焉者也。小陷胸主心下結痛。與心下痞相近。故又生出瀉心一派來。小陷胸主陷有黃涎。與胸痺之頑唾相近。故又生出括蕞薤白一派來。要之白散之下以巴豆。小陷胸之下以括蕞。其括蕞薤白湯。括蕞薤白加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三方。皆從小陷胸來。

古方權量有定論論

從來考古方權量者。人各言殊。大半誤以漢制當之耳。豈知經方傳於仲景而不自仲景始。外臺卷一謂桂枝湯爲歧伯授黃帝之方。而分兩與傷寒論悉同。可見

經方傳自上古。所用權量。亦上古制。非漢制也。千金備詳神農秤。及古藥升之制。蓋古醫權用神農量。用藥升於一代。常用權量外。自成一例。仲景而下。訖於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方。皆然。迨隋唐人兼用大兩大升。而後世製方。遂有隨代爲輕重者。此古權量所由溷也。國朝吳王繩林所考宗法千金。參以考訂。定爲古一兩。當今七分六釐。古一升。當今六勺七抄。洵不刊之論。無間然矣。其書載在吳醫彙講中。

研  
經  
言  
卷一  
古方權量有定論

#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 枚士述

江蘇 袁 焯 桂生 重錄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校刊

## 卷二

### 學醫說

夫欲學醫。必先讀無方之書。則莫善於巢氏病源焉。病源引申經意。別類分門。比靈素爲易知。亦較靈素而易入。習之既久。遂乃上探靈素。兼讀難經。甲乙經二書。以疏之。明乎經絡藏府之源。達於望聞問切之故。而於向者之所得。益覺融會貫通。而明體者。漸漸達用矣。然後讀有方之書。玉函傷寒。金匱是也。讀三書。尤必兼資脈經。以稽其異同。披本草類用證。以觀其方法。蓋臨病之舟楫在焉。然傷寒之理。未許其遽通也。又必浸淫乎肘后千金及翼外臺四書。斟酌乎本事方百證歌。

九十論明理論等說。參互考訂。以徐俟其悟。殆另有一境矣。大抵醫者之於傷寒。其致力每在雜病未究之先。其得心轉在雜病悉通之後。不親歷者不知也。溯流窮源。其事止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於聖濟局方以下。則學成後讀之亦足擴聰明而煉識力。不必概屏之以自隘也。

診訣說

診病之訣。在知表裏虛實逆從六字。第欲臨診時知之明。必於讀書時知之豫。夫仲景之辨表裏二字。亟矣。而喜言統治者。或不信。謂靈素論症。概以六經藏府爲別。何嘗有所謂表裏者。不知兩經爲針法設。不爲藥法設。針法在取穴。但審其何經。何藏。何府。而巨刺。繆刺。諸法。已可施。不以表裏爲汲汲也。若藥法。則清輕宜表。重濁宜裏。如此而已。且其爲氣化於胃。運於脾。布於肺。如飲食然。斷無專走一經之理。故必分表裏。而後汗吐下補諸法。各如其輕清重濁之性。以爲用。仲景之詞。所以異於靈素者此爾。至於虛實。則有二義。邪在爲實。邪不在爲虛。一也。邪結爲實。邪不結爲虛。二也。皆爲瀉邪地。非爲用補地。試取諸經論讀之。當不以余言爲

謬。至於逆從二字。則色脈證治皆有之。須先審定其病。而後可言也。神而明之。死生可決已。

### 內經熱病說

兩經於一切身熱之診。皆稱熱病。是以素則勞風腎風同評於溫後。靈則如蟲如疽並列於熱中。至其散見他篇。尤不可勝數。蓋以可診者言。不以所因者言。其可專以傷寒之成溫者言乎。夫爲身熱一證。舉其尤而窮其類。尤者詳之。類者附之。固當如是。與仲景論傷寒而及似傷寒之痙濕暍同意。淺人每論溫熱。舉兩經熱論。或採之。或剩之。果有當於病源否也。其言暑者。只作熱字解。素通天因於暑及骨空立而暑解等。並不指夏令之熱。如後世所云。或採通天論之言。列於夏病。真不得經旨也。其言溫者。只作蘊字解。素熱病先夏至者爲病溫云者。意以夏至後天氣熱。人易於感。則言熱。夏至前天氣未熱。人無所感。故止就所蘊者名之。而言溫。則仍取乎本義。非如近世訓爲小熱也。不觀今之病春溫者乎。赫赫炎炎。豈是小熱。讀書不明義例。古法於是盡湮矣。

### 七傳辨誤說

難經七傳傳其所勝。間傳傳其所生。皆止言五傳。注家不得其說。以心復傳肺數之。其實止得六傳。無七傳。且間傳之如環無端。何嘗不如是。而經獨以傳其所勝爲七傳也。揆之於理。殊覺牽強。竊謂七字當爲次字聲之誤也。古音去聲入聲不甚分別。如書康誥勿庸以次汝封。次字荀子引作卽之比。何以言之。素玉機真藏及標本病傳兩篇。於傳其所勝者。皆謂之次傳。無言七傳者。且標本病傳篇末。明云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其義與真藏風者百病之長也以下。至此病之次也數段甚合。然則傳其所勝者之爲次傳。經有明文。乃病傳之定例。難經原文必不誤。後人傳寫誤耳。千金方卷七。經云次傳間傳是也。亦其一證。又難經於間傳言如環無端者。乃就一藏之傳其所生而卒言之。與素問本無不合。而徐氏泥素問難經之文。以相駁詰。真多事也。

### 傷寒傷暑說

古者於冬月觸冒正邪之寒。及夏月中時行之寒。皆稱傷寒。故仲景存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兩者於傷寒條。已發熱者。時行之寒。未發熱者。正邪之寒。意在統一。使人易識耳。至巢源始別傷寒時氣爲二門。而於小兒傷寒候並列兩寒。特以一語示別曰。時行傷寒。亦簡且審。唐人乃曰。天行熱病。天行卽時行。但時氣二字之義。本兼四時爲主。而時氣二字之名。若惟熱病獨擅。其爲語似混。然歷考志乘。凡疫皆在春夏秋三時。而夏尤多。仲景自春分至秋分有非時暴寒。皆爲時行寒疫之言。益信古者於夏月觸冒正皆之暑。及冬月中時行之暑。皆稱傷暑。素形氣虛實氣虛身熱之傷暑。不必專以夏言也。仲景始別之。以中暍冬溫兩名。然溫病難經不指定何脈。仲景止略陳其症狀。則是所發無定。不必其盡發熱惡寒也。凡效嗽腫癰。皆得有之。仲景雖不明言。其散見於千金外臺者。可舉一二以推。蓋傷暑二字之義。雖得兼通夫四時。而傷暑二字之名。不得概施之冬月。此古今稱謂之所由異也。

## 痧斑互譌說

外臺引素問逸文。赤癭者搔之重沓隴起。及病源赤癭白癭兩候。卽今所謂風斑也。金匱陽毒面赤斑斑如錦文。及病源千金外臺斑瘡。卽今所謂癭子也。凡宋以前醫書。皆如此分別。於字義甚協。癭者疹也。必皮膚有所變。疹浮起。方合癭稱。觀病源屢言軫軫起。合之素問隴起之詞。自見。斑者點也。必有點子。方合斑稱。觀病源斑爛云云。自見。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譌。今則競以癭爲斑。以斑爲癭。相沿既久。苟或正之。則反遭譁笑。以爲大謬。然茲二病。雖皆有毒。而癭由於風。不由於溫。斑由於溫。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風。病因久暫。旣殊。治法輕重亦異。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施。不審乎此。無惑乎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凡事皆然。

### 古方癥蟲混稱說

古方於癥瘕及蟲病。往往混稱。然動者爲蟲。不動者爲癥瘕。分別亦不難。良由蟲所居處。其阻礙氣血。實與積同。故混稱之耳。如病源十九酒瘕云。有蟲使之然。夫能飲人所飲酒。則動矣。而巢氏入之癥瘕門。後世直稱之爲酒蟲。其食癥能食人。

之所食飯。以酒瘕例之。是亦有蟲使然也。而巢氏則但稱爲瘕而已。此混稱二病之證也。推之綱目所載茶瘕。吐出後猶能飲茶。亦其類矣。崔元亮海上方。以地黃鱒鮓治心痛。吐出蟲長尺許。頭如壁宮。劉禹錫傳信方。崔抗女患心痛。食地黃冷淘吐出物可方寸許。狀如蝦蟆無足目。似有口。此二物皆不云動。明是瘀血所爲瘕病也。而以蟲狀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讀者當以意逆旨。勿泥其詞。况醫書之傳自文人者。又多形容過情者乎。余作證原。以能動及飲食者入之蟲。不能者入之積。非違古也。古略今詳。有勢不得不如此者。

###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史記五百扁鵲傳。載扁鵲飲長桑君藥。三十日見垣一方人。由是診病。洞見五藏。瘕結。特以診脈爲名。注方邊也。言見牆垣彼邊之人也。案如注說。是謂能隔牆見人矣。長桑何藥。而乃變易形質若此耶。竊謂此當與紀昌貫虱同義。大抵久竭目力。則所見必異。虱大如輪。以徑言也。垣一方人。以深言也。迹雖不同。理則一致。想扁鵲學望診時。必日視其垣以鍊目力。而以意合之人面。久之則垣中淺者深者。一

一分明。便似其中有人在。云一方者。正就其日所注視者言。非彼邊之謂。且彼字尤屬添釋。史文無此義也。余嘗師其意而爲之。雖未能見人。亦似有眉目可別。雖未能洞見藏結。臨症時看人面。及舌色浮沉大小濃淡。一目了然。不待多時而細察。故謬揣史遷此言。係形容之詞。非果隔牆見人。且扁鵲脈法。具載脈經。果以診脈爲名。豈其言皆虛飾耶。史遷於此及倉公兩傳。皆未能實疏所以。但據人間形容之詞。不復顧其過當。良由其於醫事未了了耳。班書不錄。豈無故歟。范書不爲仲景作傳。亦當以其妙難言喻。恐轉滋人惑也。陳志華陀傳。多據實質言之。

診虛須知勞極說

古有五勞七傷六極之目。皆言虛也。核之則勞極二端而已。勞是過用其氣。極則幾於無氣。其淺深不同。以病源所記言之。五勞中之志勞。思勞。心勞。憂勞。是過用其神。其疲勞是過用其形。七傷則房勞之病。亦勞屬也。以其病多。故別出之。然精爲七神之一。是亦過用其神也。約之特形神二者盡之矣。若風寒暑濕。及一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虛其氣者。皆極也。極有氣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謂病於氣。其極也。

不欲言。病於血。其極也。無顏色。眉髮墮落。喜忘。餘極仿此。然約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勞言其始。極言其終。分別截然。近世不知有極。概目爲勞。則將以治極者治勞。而勞永無愈期矣。嘻。

### 溫疫說

溫也。疫也。溫疫也。三病之稱。第稱溫疫者爲定名。而稱溫稱疫者爲虛位。溫者蘊也。儒書謂夫子溫良。言容之蘊。詩教溫柔。言辭之蘊。良玉溫潤。言彩之蘊。醫書謂春氣溫和。言陽之蘊。則病之稱溫。必以其邪之蘊也。蘊寒曰溫。蘊熱亦曰溫。傷寒例。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是蘊寒者。冬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及巢源冬感非時之暖。至春亦爲溫病。是蘊熱者。所蘊不同。而其爲溫則同也。言乎其治。則一於寒。何也。其初則異。其終則同也。然而論治可通者。臨文必不可通。著書之指。固與臨症別也。疫者役也。傳染之時。病狀相若。如役使也。役於寒曰疫。役於熱亦曰疫。傷寒例之疫。可謂是疫於寒者。巢原千金以下諸書之疫。半是役於熱者。所役不同。而其爲疫則同也。然此所謂寒若熱者。非正邪之寒熱也。必惑夫反時者始相

役也。故溫有正邪之溫。而疫無不由於賊邪。古謂賊病爲時氣。一曰時行。故後世稱疫爲時疫。然時氣乃賊邪之混稱。不暇詳其傳染與否也。其傳染者。若僅目之爲時氣。則無以示別也。且傳染之氣。惡於不傳染者。不得不別也。疫氣惡。故疫亦曰癘疫。癘之爲言惡也。此疫之別於時氣也。或曰。如此則役於熱者。不幾與溫相混乎。曰否。冬溫亦以傳染者爲疫。其未經傳染。或止就一人言之也。直稱溫。不得稱疫。溫者先乎病以言之。疫者後乎病以言之。以其各有寒若熱。故曰虛位。若合溫疫兩字以名之之病。則惟傷寒例陽脈濡弱。陰脈弦緊。遇溫氣變爲溫疫者。可以當之。以其先有溫邪。又傳染時氣中之寒之役使者。例不得另立一名。故疊此兩字以呼之。所謂定名也。至於溫熱云者。其指多本內經先夏至爲溫。後夏至爲熱之文。而括其輕重之謂。倘知溫之爲蘊。則溫熱兩病之僅皆屬溫。可決已。周揚俊以溫熱暑疫名其書。而王孟英著溫熱經緯。復雜取傷寒論文。皆由不能識別。則不敢正稱。而姑以含糊圖。可以附古。可以欺今之溫熱兩字。爲藏身之固。使人不便顯言其非耳。近世醫說之不足恃類此。

溫瘧說

古者於冬傷於寒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及冬中於非時之暖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皆謂之溫。故仲景既存素問傷寒成溫之論。復於冬有非節之暖。稱爲冬溫。以溫之言蘊。所蘊不同。而爲蘊則同。故通爲溫。巢源溫病候。溫毒候。皆兩存之。固深於仲景者也。準此以推。夏之暑亦當如是。夏傷於暑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及夏傷於非時之寒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皆謂之瘧。故素問瘧論有夏傷於暑之瘧。瘧而生氣通天。及金匱真言夏暑汗不出。秋風之瘧。以瘧之言瘧。爲瘧不同。而所瘧則同。故通爲瘧。惟仲景專爲寒字立論。故不及夏暑即發不即發之病。而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復分晰也。春主溫。故溫性緩。緩則性長。故爲病壯熱。而其脈爲緩弱。秋主風。故瘧性暴。暴則性短。故爲病休作。而其脈緊弦。溫宜於下。則瘧宜於吐。治瘧之常蜀。猶治溫之硝黃也。惟溫在冬月。故發有先後重沓。則治有汗下兼施。與瘧之吐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 溫瘧有二說

古稱溫瘧有三。素瘧論兩溫瘧。巢源總敘之。意謂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

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之。溫瘧止有先熱後寒者。而無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經以先風後寒爲先熱後寒之因。先寒後風爲先寒後熱之因。大暑爲時令不必數。故止數風寒之先後。所以止有先熱後寒者也。若夏傷於大暑。腠理發洩。遇夏氣非時小寒。藏於腠理皮膚。至秋傷於風。則病成之溫瘧。則有先熱後寒者。又有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風也。爲三感。則當置其一輕而論其兩重。若傷暑重而秋風輕。則置風而論暑寒。而爲先熱後寒之瘧。若傷暑輕而秋風重。則置暑而論寒風。而爲先寒後熱之瘧也。復總而別之曰。夫病溫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是矣。此謂壯熱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與經文別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壯熱者也。此與先熱後寒先寒後熱爲三矣。大法由冬來者。卽今春溫。由夏來者。卽今伏暑。古旣統稱溫瘧。則本草諸治溫瘧之藥。皆是治春溫伏暑明甚。金匱白虎加桂枝湯症正此也。此外尙有傷寒論脈陰陽俱緊者。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則冬傷於寒。至春分以後。復感時行之寒者。先後皆寒。與寒多之壯瘧同理。故金匱蜀漆散方下云。溫瘧加蜀漆。當卽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卽以截其遞入之路。而俗稱蜀漆截瘧。亦以辭害旨哉。若白虎加桂枝湯。自是

治春溫伏暑之溫瘧。與重感於寒之溫瘧無涉。故其方同傷寒法。不同瘧法也。

### 黃瘧黑瘧說

金匱云。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以此推之。腸胃之膜。其有罅縫可知。人若脾虛不爲胃消水穀。則水穀之停於胃者久。久則瘀而爲熱。其氣從府理中溢出。食氣溢則皮色黃。水氣溢則皮色黑。其有脾本不虛。但因飢暴多食。渴暴多飲。所受倍常。則脾不及消。亦久留於胃而爲熱。卽亦從府理溢出。此癘瘵繫氣溢飲等證所由來也。夫府旣有理。則尋常飲食。其氣何嘗不溢。不溢則何以生衛。以肥肌熏膚。充身澤毛。生營以成脈華色乎。特所溢者是精氣。非滯氣。精氣益人。滯氣病人耳。人若肺虛。爲風濕寒熱所襲。則皮膚之理實而閉。府理中之應溢者。不得通於外。則水穀之氣。亦久留於胃而爲熱。滯則溢遲。故色變也。傷寒溫病所致之瘧。及風痺濕痺。皆取諸此。雖不自飲食致之。而其爲溢之滯在理則同矣。獨是水色雖黑。然留胃之水。亦黃中帶黑。不能全黑。以胃爲土。土色但黃故也。惟涉及於腎。則黑黃相半。所以然者。腎爲胃關。關門不利。則水之流於腎部者。留久其責在旁光。旁

光亦府也。亦有理也。不挾熱者。水溢爲飲。巢源云。痰在胸膈。飲在旁光者此也。其挾熱者。則氣與水蒸而爲瘰。金匱診瘰。於穀瘰酒瘰。但言黃。而於女勞瘰必言額上黑。以女勞則腎虛而利水遲。水即久留而氣溢。且胃中之水。乘腎虛而流疾。腎故不及利也。推之風水正水石水爲病之義。亦當如是。黃瘰久之皆變爲黑瘰者。胃實滯多則乘腎。腎以得水穀之精氣少。則益易乘也。知府理之爲病。而推之奇病中有飯粒出瘡孔。虬蟲在皮中者。皆不足爲奇矣。

又金匱之例。於風濕博於水穀而成瘰者。稱黃瘰與穀瘰。酒瘰。女勞瘰。黑瘰爲五。其與傷寒同法。不必搏於水穀者。則但稱黃。論中諸黃諸瘰云云。以此別之。瘰爲勞熱。食勞女勞之有瘰。猶食勞女勞之有復也。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五疸中惟勞疸女勞疸多相混。故或去勞疸入黑疸以足五疸之數。但勞疸之名舊矣。病源名勞疸爲勞黃。與十種黃並列。其女勞疸則次黃疸。穀疸。酒疸。黑疸之中。是勞疸屬黃。女勞疸屬疸。所屬不同。外臺引集驗刪繁。皆有療勞疸之方。用苦

參、龍膽草、梔子三味。以牛膽或猪膽和丸。而與穀疸並列。是勞疸瘵與穀疸同。而近效云。女勞疸瘵與黑疸同。是治法亦不同。二疸為證相似。所異者。勞疸微汗出。手足間熱。小便利。而女勞疸無之。女勞疸發熱惡寒。足下熱。而勞疸無之。且診其少腹。但急不滿者。勞疸急而滿者。女勞疸。此其要訣。自金匱勞疸條衍女字。而後世遂不知此義矣。詳余所撰金匱方論註中。

## 二、消說

古今諸家言消渴者不一。要當以金匱為正。金匱首列厥陰病一條。是渴而不消。次列脾約症一條。是消而不渴。次列腎氣症一條。是消渴並作。其旨以飲溲相較。而分為三。最為簡當。猶霍亂之分。但吐但瀉。吐瀉並作為三也。其言飲一溲一者。乃較其出入之多寡。以出診法也。推詳其意。似有可以飲多溲少。飲少溲多。飲溲相當為三者。亦即就前三者而引申之也。其兼及能食便難者。乃旁參他症。以為出治地也。並非三消必定如是。後人誤會其旨。所以說歧而義轉未備。泉嘗即金匱以推諸家之言。知所謂能飲不能飲。及溲如麩片如油。及溲數不數者。皆當作

診法觀不必致辨。總之。但渴者。有燥濕兩種。五苓白虎是也。但消者。有虛實兩種。脾約腎瀝是也。消渴並作者。有寒熱兩種。黃連腎氣是也。其方備見隋唐人書中。但不以兼證測之。不確也。故諸家云云。

### 痺與瘖俳不同說

凡辨症須於同中求異。如痺與瘖俳是也。靈熱病痺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是痺之名。名於四肢不收。不收則廢也。素脈解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注俳廢也。腎之絡與衝脈並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胫骨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足廢。是痺與俳之名。並名於廢也。但痺爲腫。瘖俳則不腫。痺至瘖不可治。瘖俳則以瘖爲正。以此爲異。故治痺用續命湯。而瘖俳宜地黃飲子。補瀉天淵已。乃宣明方反云。地黃飲子治中風。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少陰氣厥不至。名曰風痺。則混痺於俳。自河間始。以地黃飲子概治中風之誤。自河間之混痺於俳始。

少陰不至。謂太谿脈絕。仲景原尸厥云。少陰脈不至。本此經以太谿絕爲診厥之法。故云少陰不至者厥也。河間少陰氣厥不至六字殊誤。氣厥正是至。何云不至也。

### 癲說

古之所謂癲者二。一胸仆之癲。靈素所謂顛疾。王註謂上顛之疾是也。與狂對舉。其病自足太陽經來。其名以顛疾二字稱。其義取顛頂爲說。此其可治者也。惟由胎驚得之則難治。一昏亂之癲。難經所謂重陰者癲。金匱所謂陰氣衰爲癲是也。雖亦與狂對舉。要之卽狂之甚者。其病自心肝兩藏來。其名以一癲字稱。其義以顛越爲說。此則必不可治。後人概加疒旁。而二癲乃不能別。而諸書之論。亦不可盡曉。必如此分別。斯各各相通矣。靈本神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明。不敢正當人。彼二狂不同。故經文自爲之註。其魂傷者則癲也。正金匱之所本。素調經血并於陰。氣并於陽。乃爲驚狂。此一狂乃是渾稱。其血并於陰者則癲也。正難經之所本。泉嘗備考而核之。曰古

之巔疾。今之癩也。古之癩。今之癡也。孰是說也。庶不至謂古方不可治今病乎。

藏色單見說一

人之藏色單見。猶天之運星獨明也。太過之運其星明。不及之運其星滅。明則自旺。滅則所勝兼之。人之於色也亦然。金匱云。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由斯以推。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觀其所勝。而源委可見已。何以言之。五行相乘。如夫婦然。夫爲婦綱。以能乘者爲正。不能乘者爲變。陰陽之義也。故病在此者。知其因必在彼也。此負者因彼之乘。而太過病也。此勝者因彼之弱。不能乘亦病也。乘而太過。則彼強而當見彼藏之色。弱不能乘。則此強而當見此藏之色。故凡其色獨見者。皆勝也。非負也。值不及之運。而曰運星獨明者。未之聞也。顧見注家。輒云脾虛而色外見。嘻。果係脾虛。卽使色不純青。亦當於淡黃中見青。如不及之年。運星必兼勝星之比。豈得獨見黃色哉。且也色與脈應。藏和則脈和。而不名一象。偏勝則弦鉤毛石。隨所勝而爲象。脈弦不得謂之肝負。則色黃反得謂之脾負乎。倘因此而用益脾之法。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 藏色單見說一

或難之曰。子言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而靈樞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時之虛風云云。非明明以見何藏之色。爲何藏之虛乎。曰是大不然。經意非春風病脾之謂。謂藏色單見者藏勝也。而薄皮弱肉者稟虛也。稟虛而藏勝。則非藏之真實也。其爲勝我之藏。弱不能乘顯然也。如春肝旺時也。肝旣弱矣。焉得不畏虛風乎。春之虛風。西風也。其氣乘於肝。肝受之。非脾受之。故知非春風病脾之謂也。靈樞之文。看似直易。而其義層累奧衍。極耐尋繹。余說正與之相發明。不得據以爲難。其直藏虛色見者。惟肝氣先絕而吻青。心氣內索而面赤之類。可以當之。要非尋常之症。所可同日語也。

## 脾脈說

脈經脾脈長而弱。來疎去數。再至曰平。案長長謂來長。較去短者爲疎。故以來疎申之。弱言其和柔。與素脈要精微義合。彼文曰平脾脈來和柔。句。相離如雞踐。

地曰平。雞之踐地。舉足舒而下足略促。故取以形容來長去短之脈。且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差。不似夏脈之鉤。來盛去衰。秋脈之毛。來急去散也。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斷。不似春脈之弦長而相引。冬脈之石絕不相續也。此所以爲脾脈也。鳥喙之兌。銳字古鳥距之堅。正和柔之反。屋漏之止而時行。水流之行而不止。正相離如雞踐地之反。又再至非數。而云去數者。非一息六至之謂。但謂其密耳。對疎言之也。病源作來疎去概。概正訓密。較脈經易知。數之爲密。亦有確證。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卽密網。

### 是動所生病說

靈經脈十二經皆有是動所生病。難經以氣血二字釋之。後人不得其解。反以爲非。泉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此經以脈爲主。自當兼榮衛言。是動者衛也。衛主氣。故以氣字釋是動。所生病者榮也。榮主血。故以血字釋所生病。於義甚合。且經於是動在手太陰云臂厥。足陽明云鼯厥。足太陽云蹠厥。足少陰云腎厥。足少陽云陽厥。諸厥皆以衛言。於所生病。則各就其脈所過者。不似是動之或循脈。或不循

脈。正以榮有定位故也。其榮衛俱有之症。則兩出之。如手太陰之欬喘是也。凡脈病當以此篇爲正。餘篇及素問。則或合藏府言。或互衆經言。言各有當。窮經者當卽此篇以究他篇。則病之所屬自明。勿執他篇以疑此篇也。

###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傷寒論辨可汗云。凡云可發汗而無湯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爲解。然不如湯隨症良。辨可下云。凡服下藥用湯勝丸散。考仲景書。汗方除桂枝麻黃等湯外。別無發汗之丸散。今此云云。可見古方湯液丸散。隨宜酌之。不似後世異法者必異方也。仲景於此起。例如理中丸及湯。半夏散及湯。抵當丸及湯。蜘蛛散及丸。其最著者也。而於病後喜唾。用理中丸。胸痺用人蔘湯。於小腹鞭滿。小便利如狂者。用抵當湯。於但小腹滿。小便利者。用抵當丸。非隨症異法之證乎。他如太陽篇云。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丸謂調胃承氣丸也。此症宜湯不宜丸。故辨之尤明。

且也。仲景有麻黃湯。而深師直作麻黃散。仲景有乾薑附子湯。而肘后變為薑附丸。仲景有枳朮湯。而張潔古變為枳朮丸。吾湖郡志所載。有以小柴胡散治病不效。且作湯即效者。皆足證余說也。

### 雜病治法折衷說

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古總為傷寒雜病論。雜或為卒卒。卽雜之病。解文外臺總稱為傷寒論。詳泉金匱方論注序注。是所謂傷寒雜病論者。為傷寒中之雜病說。非為一切雜病說。下另有論。徒恃此書。不足與治雜病。則千金尙焉。孫氏亦推本仲景。而其論症之精詳。用藥之變化。雜法之明備。數倍於仲景書。非仲景之賢。不及孫氏也。仲景既以寒字目其書。自專於寒科。盡其變。其他病因。例不得躡入。若千金統論百病。凡風雨寒暑。飲食居處。陰陽喜怒諸因。隨病聚廁。二家命意不同。故其書詳略亦異。讀者能各得所宗。則傷寒雜病。兩擅其長。自墨守者以金匱為治一切雜病之宗。而千金遂斥為僻書。無惑乎學術隘而治法闕矣。

### 釋證名

有所苦之謂病。病無定所曰流。亦曰游。其有定所而移者曰轉。由此轉彼而此已罷者曰併病。其依次者曰傳經。其彼病而此不罷者曰合病。其相爲表裏之經俱病。亦以次傳者曰兩感。至邪已入裏而有所着曰結。結而有定形。餘症悉罷者始曰積。積而可移曰聚。偏僻在側曰癖。亦曰癩。假物而成曰癥瘕。癥言其可徵驗。瘕言其爲虛假。本病結而無定形。久不愈。愈而復發曰注。亦作疰。亦曰繫氣。其新病甫愈。有因復發者直曰復。亦作復。誤於醫曰壞病。染於人曰易病。病而至於氣竭曰極。極有六言究竟也。氣去曰死。言漸散也。大抵散者泄之。結者排之。誤者救之。染者絕之。症宜用此數法。而正氣有不支者。卽於其中加補味以扶之。歷代醫法約略如此。

### 釋露

本草靈素屢言淋露寒熱。靈樞又以歲露名篇。露字人皆不曉。泉按淋露卽羸露。古者以爲疲困之稱。左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皆此義也。字亦省作路。詩皇矣串

夷載路。箋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是也。歲露者謂歲氣不及。虛風困之。民受虛風之邪。卽被困成病。與管子之言正合。楊上善注太素。概以霧露當之。陋矣。傷寒例凡有觸冒露體中寒。正本左傳。淺人增霜字於冒下。豈寒之爲氣。止霜露乎。經文必不若是掛漏也。病源有小兒傷食而瘦之。哺露。婦人產後瘀血之惡露。皆其引申義也。淋古多作瘧。揚注太素瘧淋也。而傳書有瘧瘧之病。是淋亦通瘧。

釋瘧瘧

玉篇瘧。充至切。惡也。瘧。渠井切。風疆病。二字義別。素問氣厥五常政等篇。及傷寒舊本瘧皆作瘧。許叔微百證歌。以爲名異實同。而字仍作瘧不改。成無己註傷寒。則直云瘧字誤亦不改。今本作瘧。傳寫者之故。近代但知瘧無有能知瘧者。泉案作瘧爲是。古人列病。恆重乎證。瘧乃瘧之總號。瘧乃瘧之一端。觀仲景云。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明此數者。皆爲惡候。故知當作瘧。若瘧字則因勁而起。專指口噤背反張言。不足以賅餘惡。是瘧者證名。瘧者病名。人體強直。有似勁象。故謂之勁。去力加疒卽爲瘧。可

逆。逆而得也。巢源亦作瘞。故得與癩冒混稱。癩固小兒之惡候。冒亦產家之惡候。病不同而惡則同。此其所以混稱之歟。說文疒部無瘞字。疒部有屋字。云礙止也。然則邪氣礙止不去。乃見惡候。瘞卽屋之譌。

### 釋喘

古之所謂喘。卽今之所謂氣促。說文喘。疾息也。疾息謂息之疾者。兩經多以喘息對說。正以喘爲疾息。息爲平息故也。勿作串說。疾息正今之氣促。而又非氣短之謂。短氣者息不必促。而其氣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氣。息促者氣不必短。而其息不利於氣。故脈經或謂之息促。而後世渾言之。則遂曰氣促也。今之所謂喘。卽古之所謂上氣。鄭注周禮。上氣逆氣也。逆氣謂其逆在氣。則不僅貴在息。人之將死。有張口擡肩而逆氣者。此也。淺者不識上氣。謬目爲喘。由是今之喘。重於古之喘數倍矣。豈知此喘。乃是氣逆。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欬逆葶藶瀉肺湯症。及外臺備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實所致。宜用宣利。如太陽麻黃湯症是也。古人分別之嚴。原爲治法設。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釋癩

癩之言躋。躋，仆也。凡物上重下輕則仆。故人病氣聚於頭頂，則患躋。素脈解太陽所謂癩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癩疾也。與厥論巨陽之厥發爲胸仆同義，是明以癩爲仆也。癩，經文作顛，故注云：頂上曰顛。古字無顛，止作顛。後人加疒旁，遂作癩，亦或省作瘰。玉篇：瘰，小兒瘰病也，是也。且據玉篇，知癩瘰實一病，病源亦云：十歲以上爲癩，十歲以下爲瘰。然則二字之分，分於年之長少也。金匱風引湯方下云：治大人癩，小兒瘰，卽此意。近世不曉此義，專指古之風邪爲癩，而以別於子癩，執今之名，檢古之書，無怪乎其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釋淋

靈素本草有五癘。癘，閉之名。而仲景以下諸書並無之。考楊上善太素注：癘，淋也。因知淋癘乃一聲之轉。毛詩：皇矣與爾臨衝。韓詩作與爾隆衝，是其的證。所以通淋於癘者，以癘訓罷。漢書云：臣有疲癘之病。注：癘，罷病也。而素問說癘者，一日數

十溲。則旁光之胞罷疲矣。故得段借取義。近世不知此義。歧而二之。徐靈胎軌範。以癰閉利淋四字爲目。又自注云。絕不便爲癰。於此嘆識字之難。依字當作癰。說文。癰。疝類。廁是癰之名。取義於腹痛。故仲景亦以少腹弦急痛引臍中爲正。後世以其病狀淋瀝不宜。遂借淋字爲之。詳泉所撰證原中。

### 釋疝

說文。疝。腹中痛也。釋名。疝。猶詵也。氣詵詵上也。然則腹氣逆上作痛者疝也。許略而劉詳耳。金匱寒疝正指此。故次於腹滿下。不與狐疝同篇。其各條經文。不涉及前陰一字。隋巢元方知此義。故病源載諸疝候。亦無涉及前陰。惟疝非前陰莖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問厥疝。外臺血疝。石疝。之屬是也。疝以寒疝爲正。若狐疝。癰疝。諸關前陰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則直云陰縮。陰癰而已。諸經中自有條理可尋也。近世以狐疝爲正疝。遂不識金匱寒疝爲何病。而爲頭等方。乃廢。至張石頑醫通。徐靈胎軌範。皆合狐疝寒疝爲一門矣。而淺者又目爲肝氣矣。

### 釋膈

素問有隔。傷寒論有格。病源千金外臺有鬲。音義皆相近。而要非今之所謂膈也。何以言之。隔爲不便。經曰隔陽不便。王注亦屢即仲景書之關元。方書之內關外格也。格爲吐逆。見傷寒平脈法。王義取格拒。鬲爲鬲氣。其別有五。其症不一。不過寒食氣結所爲。皆與膈輕重懸殊。治鬲可利其二便。治格可平其胃氣。董仲景乾薑黃芩乾而牽合之。傷人養者實噎與反胃之極境。屬六極。故多死。無藥可治。不得以鬲膈字同。隔格膈音同。

### 釋痰

仲景書有濁唾。有涎唾。涎唾後人或稱淡唾。淡言其薄。以別於濁唾也。淡字去夕加广卽爲痰。巢源而下唾皆稱痰。卽於唾之不薄者亦稱痰。不稱唾。如凝唾謂之膠痰。黏唾謂之膩痰。皆與古書相戾也。第古人名病必名其所可見。薄唾稱淡。有



起線。大不相同。故言如數。素問冬脈其去如數正謂散也。示從容肝急沈散似腎。又如物之浮。是散之粘着而兼實者。如車之蓋。是散之有力而兼大者。素問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成。注傷寒論藹藹如車蓋者大而厭厭聶也。故一爲肺死脈。一爲陽結脈。皆非散之正。故仲景以如落榆莢爲正。又惟散之低昂以橫言。故緊脈亦兼散象。王注素示從容。八十一難浮而大散者心也。引而申之。獨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釋毛

古以毛爲輕之譬。詩大雅德輶如毛。輶輕也。孟子以一羽對百鈞。又曰金重於羽。漢書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皆言輕也。脈以毛名者。爲其重按卽無。輕取則得也。素玉機真藏。秋脈者肺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毛。脈經肺脈來汎汎。說文浮汎也。汎汎也。而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然則浮之輕而重按卽無者。乃爲正毛脈矣。其輕而不甚浮起。或浮之輕而沉候。又兼他象者。只可謂之輕。不得謂之毛。脈經於吐衄曰脈來輕。輕在肌肉。此輕在中候。故不云毛也。於婦人妊娠曰按之則滑。浮之則輕。此以沉候有他象。故曰不云毛也。言輕不足以該浮。言浮不足以

以該輕。故傷寒論疊稱之曰毛浮。

釋代一

古說脈代有數種。素宣明五氣。脾脈代注。奕而弱也。案奕弱則氣未盡暢。有乍數乍疎之意。此與靈邪氣藏府病形黃者。其脈代。皆謂脾之平脈。以脈經脾平脈長。而弱來疎去數參之。則此所云代。實卽乍數乍疎之意。蓋有數有疎。則氣不調。勻。如相更代。故曰代。而古因謂不調之脈爲代。史記倉公傳。和卽經主病。代則絡脈有過。以代對和。則代爲不調可知。素三部九候。中部乍數乍疎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亦謂不調者爲代。承上句乍疎乍數而言。意謂經代死。絡代病。夏氣在絡。長夏同法。故脾以代爲正。此與倉公說皆取脾平脈之代。而於非時妄見者。射其主病也。所以謂之代者。取其變更不常。如四時代更。日月代明。父子代嬪。盛衰代遷之比。說文。代。更也。是也。代之本義。並不取乎止。第以純奕弱則或不能行。有疎數則似可得間。間者止也。不能行亦止也。故古因又謂脈之有止者爲代。如經所云數動一代。五十動一代。乃代字之引伸義。所以引代於止者。卽動以觀。

止則見爲數。卽止以觀動則見爲數。仍是乍疎乍數之意也。然猶通指一止者爲代也。至仲景而下。別代於結。始以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爲代之專稱矣。至李時珍而下。別代於促結。始以止有常數。爲代之專稱矣。於此見古今名號之沿革。

釋代 一一

脈經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此論最明。來數數也。中止疎也。不能自還。弱之甚也。因而復動。但弱無胃也。與兩經之言。若合符節。於此知中止去奕弱止一間。有胃氣爲奕弱。無胃氣卽中止。有胃氣則雖無力而其動猶覺不勻而勻。故但謂之乍數乍疎。無胃氣則雖有動而極無力以久持。故謂之弱而乍數乍疎。素玉機真藏。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其卽脈經之所本乎。素平人氣象。長夏胃微奕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亦明以奕弱爲有胃。代爲無胃。且不云代而無胃。必云但代無胃者。以其但見奕弱中之疎數。而無奕弱中之和氣。故曰但代。王注以奕而弱釋宣明篇之代。而於但代直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義各允協。又素脈要精微兩言代。王注於數動一代云代止也。於代則氣衰。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亦

切當。其釋三部九候之代則過。觀倉公傳自知。總之釋脈必先知其字之本義。及引申義。而後前人之得失異同。可考而知也。

### 釋鈎毛弦石溜五脈

素五藏別。鼓一陽曰鈎。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案一陽一陰。謂一於陽一於陰也。一與壹通。壹專也。夏陽大旺。陰不能與之爭。故曰一陽。而鈎脈當之。秋陽剝喪。不能與陰爭。則陰專。故曰一陰。而毛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極也。陽勝謂與陰爭而能勝陰也。春時陽雖漸旺。而尙爲陰蒙。故其象爲急。而弦脈當之。陽至謂不能與陰爭。故止曰至也。冬時陰多陽少。則陽沉潛。故去來斷絕。而石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多少也。溜脈不言鼓者。以其弱甚也。此陰陽之無勝負者也。中氣也。此經發明四時藏脈之義最精核。曰一曰勝曰至曰過。字字可求。勝至二字。義猶未了。故足以曰急曰絕。讀者所當緣文以求義也。王注誤以一陽一陰牽合上文三焦與肝。由此穿鑿附會。頓失經旨。致言藏脈者。但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釋攢

千金卷十三心藏篇云。夏三月主心。小腸病曰赤脈攢。攢字經傳少見。醫書僅見於此。考禮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儉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本又作拂。費字無儉訓。原本必作拂。拂之別體作攢。故又省作費。若攢省貝爲拂。則省手爲費。理固然也。若經本作費。鄭當破讀云。費當爲拂矣。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禮。大學是謂拂人之性。箋注。皆云拂猶儉也。與中庸注同可證也。千金赤脈攢云者。謂邪氣拂其脈氣也。後人不知此義。宋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引龐安常傷寒總病論。赤脈攢。攢卽攢之誤。龐語正本之千金。而字誤作攢。則不可通矣。

釋解休

休字說文所無。以食亦推之。當爲亦。亦通於射。古今人表曹巖公亦姑。師古曰。卽射姑也。詩抑矧可射思。射厭也。然則解休云者。謂懈怠而厭事也。射又通於夜。荀子勸學。西方有木焉。名曰夜干。亦作射干。左昭廿五傳。狐夜姑。釋文本作射。夜從

亦省聲。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然則解休云者。謂懈怠而休舍也。夜又通於液。周有叔液鼎。卽入士之叔夜。而周官考工。弓人春液角。近朱駿聲謂液解也。然則解休云者。卽解字之重言也。此王太僕寒不甚。熱不甚。弱不甚。強不甚之訓。所以不可易也。又案食休云者。卽臨食不甚喜好之稱。故曰。瘦人以其未食時若欲食。及臨食則不甚欲食。故曰善食而瘦人。善讀如彼爲善之善兩症名義並同。

### 釋服

一方之藥料。古曰服。今曰貼。貼字古無。止作帖。說文帖。帛書署也。以木曰檢。以帛曰帖。案檢卽簽也。以檢類帖。是帖卽如今招貼之謂。明帖卽貼也。文選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注公羊傳曰。帖服也。今公羊僖四年傳曰。卒帖。荆注。帖服也。字從立心。疑卽帖之譌。然則貼與服義同爾。帖占聲。史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古。索隱自隱度也。漢書注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由是推之。則醫者隱度其藥物多少。而爲書署以予人者。宜其稱帖矣。說文服用也。呂覽論威敵已服矣。注。降也。方藥稱服者。言其用以降服病氣也。降服之服同於伏。而醫方有云一

伏時三伏時者。猶言盡此一時三時之候也。藥物畏火煑爍，故謂之伏。猶秋之於夏。以金續火名。是時爲三伏也。學者果能隨處顧名思義，則知古人之牖我者至矣。



3.081

5

1(4)1

研

經

言

下

413.681  
148  
:1(4)2

中國醫學大成第一集

醫經類

研

經

言

下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254589

#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校士述

江都

袁焯桂生重錄

鄞縣

曹赤電炳章校刊

## 卷三

### 伏衝解

說文。衝。通道也。玉篇。衝。交道也。脈以衝名者。取經隧四達。表裏交通之義。此脈並陽明之經行身前者。應孔穴。其不應孔穴者。並足少陰之經。伏行背脊之下。始稱伏衝。亦曰伏膂。名異實同。惟其伏行。故得交通前後。爲四達之路。經敝虛邪中人之次。不直言衝脈。必別言伏衝者。以傳邪未到伏衝之先。由孫而絡而經而輸。其入淺。其途一。一到伏衝。則入較深。而途不一。或由腸胃之腠而傳二府。或由腸胃之外而傳膜原。路路可走。防禦甚難。爲泄爲積。未可預卜。經意當以兩歧言。不以

遞進言。否則既入腸胃。豈有復出而傳膜原之理哉。腸胃之外。膜原之間。所部甚廣。自鬲肓至腠腠。跨有臍之四旁。於古尺約尺許。其止者爲積。其行者爲繞臍痛。其不內逼於膜而傳者。尙有腸胃之後脊筋一次。其內逼膜原而傳者。亦尙有小腸膜原之間一次。其由支絡而傳者。尙有衝脈之正經。爲臍上喘動應手之症。益信此一脈之四達交通矣。衝脈之外行者。但稱衝。則其伏行者。稱伏衝。理固宜然。楊注太素不誤。王注瘧論。以爲腎絡之伏行督筋者。蓋謂衝脈本腎絡之一也。核之上文入脊內。下文出缺盆之路甚合。

### 中風傷寒解

傷寒論於傷寒外稱中風。各詳其脈證。於六經篇病源謂之中風傷寒。其論即取論中六經脈證。千金外臺相承皆如此。泉案。金匱有中風篇。仲景不以此病同列於彼者。以此與傷寒相似。與痺歷節等不相似故也。巢氏以傷寒稱之。最得其旨。蓋冬時疾風及非時寒風。其來無漸。非關觸冒。故云中。又以其彼來而我始冒之。故云中。又可云傷。又以此風起毫毛發腠理。入襲於衛而自汗。不能循經而傳。故

論文特起傳經例於傷寒條後。而中風條不之及。欲知傳經與否之義。但取傷寒論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及風則傷衛。寒則傷營。數語繹之自明。勿爲近世所惑也。

### 秋傷於溼解

凡論四氣。當分二例。自春分至秋分皆爲暑。自秋分至立春皆爲寒。二氣極偏。皆從風傷於人。經以暑配夏。寒配冬者。據其極偏之氣。配以極偏之時也。春之溫和。秋之涼和。本無所偏。介乎寒暑往來之間。而不可以寒暑言。故於春言風。以溫非邪。風則爲邪。又以此風不偏勝。故但言傷於風。不別言寒暑。非謂風止於春傷人也。於秋言溼者。秋承中土之後。本氣旣無可言。卽以中土之溼配之。秋謂秋分以前。若秋分後天氣已寒。此時傷之。則從傷寒法。經意以四氣分配四時。言自難齊。當以意逆實。當如傷寒例。從秋分後皆爲傷寒也。秋以土氣爲氣者。正如草木黃落。以土色爲色之比。近喻嘉言欲改溼字爲燥。非是不觀靈九宮八風。又以溼配東乎。喻又將何以改之。

###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所列六經。與素熱病論不同。熱病論依氣行之脈絡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合。傷寒論依邪入之次序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不合。經脈三陽經皆有頭痛。陽明始有惡寒。而仲景乃皆入之太陽。更以胃實爲正陽明。經脈嗜臥屬足太陰。而仲景乃謂少陰病欲寐。經脈渴而欲飲。飢不能食。屬足少陰。而仲景乃謂厥陰病消渴。飲不欲食。種種皆殊。惟少陽太陰爲近之。而亦有殊者。經脈目眩。眩屬足少陰。而仲景少陽目眩。經脈飧泄。屬足厥陰。而仲景三陰俱列。所以然者。經但以陰陽分表裏兩層。而以身之前後兩側分爲三陰三陽。仲景不但分表裏兩層。且分表之表爲太陽。表之裏爲少陽。裏之表爲太陰。裏之裏爲少陰。裏之至裏爲厥陰。其府爲陽明。義取遞進。不取平按。故僅列熱病論六經症。於傷寒例而不卽引之。以冠六經篇首。別自爲說以著。其名同實異也。所以實異而名仍同者。以太陽等六者。乃古今紀陰陽者之大名。六元以紀天之六氣。難經以紀歲之六節。脈經卷五扁鵲法以紀一日之六候。卷十手檢圖以紀診法之六部。經筋以紀筋。皮部以紀絡。若經脈則以紀榮衛。而仲景因以紀表裏。其義一也。欲窮傷寒六經症者。勿纏合靈素以亂之。

## 傷寒論六經解二

傷寒一書。專明表裏。以寒邪之入也。表裏以次。故分六經以列其次之後先。寒病之呈也。表裏恆兼。故又分六經六篇。以辨其兼之多少。於是屬詞比事。不得不起一例。其例純表者入表部。兼裏者亦入表部。必純裏者乃在裏部。假如六經症具。必在太陽篇。以太陽爲表之表也。太陽症罷。乃入陽明。陽明論乃入少陽。少陽罷。乃入太陰。入少陰。入厥陰。各取最外一層隸之。故於太陽著論最多。而厥陰獨少。非略也。他經之兼太陽者。例不得入於他經。而厥陰之兼他經而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於厥陰。則第紀其經症及解時愈候而已。其自諸四逆以下。古另爲一篇。玉函題曰平嘔噦厥利脈症并治。成本誤并之。或據成本而猶以爲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書也。否則曰此王叔和之所亂也。

## 傷寒論六經解二

余論傷寒六經。爲紀表裏屢矣。究何所證。曰證諸華陀千金。引其說云。凡傷寒一

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是分六層以紀表裏之次者。由陀始。所云入胃。卽陽明病胃家實也。在皮在膚在肌。卽太陽及陽明經病也。在胸卽少陽及太陰病吐食不下也。在腹卽太陰腹滿痛及少陰厥陰病也。特措詞有文質。分次有贏縮。以此不同耳。其紀表裏之義則同。仲景既存素問六日六經之文於例。而又取華氏六日六層之義潤飾之。而易其目以著篇。乃主藥法而略針法之意。巢元方能知之。故病源存華說於總論。復次素問六日六經依脈生病之文於後。與仲景若合符節。是又得一證矣。夫又奚疑。

### 傷寒論六經解四

前論分次有贏縮。又有一證。蓋六經雖六。核之止四。華陀一日二日三日在膚皮肌。仲景以太陽統之。四日在胸以少陽統之。六日在胃以陽明統之。五日在腹。仲景分爲太陰少陰厥陰三經。是華陀仲景雖各分爲六。恰各合爲四耳。故仲景著各經欲解時。太陽巳午未。陽明申酉戌。少陽寅卯辰。三陰則以亥子丑三時前後。兼一時而錯互之。其實於十二時中。止得三時焉。與靈衛氣行水下一刻。人氣在

太陽。二刻少陽。三刻陽明。四刻陰分大同。陰分卽三陰之分也。陰陽羸縮之義。殆本此乎。又仲景書中三陽中風。皆各有證。獨至三陰。則太陰有四肢煩疼一證。而少陰厥陰皆止言脈不言證。明太陰篇一言可賅二經。故二經篇從省也。由中風推傷寒。則太陰篇首所謂腹滿吐食者。恐亦賅二陰言。第兼欲寐爲少陰。兼渴熱疼飢爲厥陰。皆當以滿吐爲本。不然僅僅欲寐。豈足定爲傷寒少陰病乎。且少陰篇詳言吐利腹痛。若以陽明少陽篇不詳太陽證例之。不大相徑庭乎。且三陽篇詳言傳經。又言併病合病之證。獨於三陰則從略。而無太陰與少陰併病合病。太陰與厥陰併病合病之證。更無三陰合病。二陰併病之證。豈不昭然乎哉。

### 陽明病胃家實解

邪之中人。各有法度。在軀則風中皮腠。溼流關節。寒傷筋骨。熱傷血脈。在臟則風傷肝。溼傷腎。寒傷肺。熱傷心。二者皆以類從。若邪之不以類從者。則必其表裏相傳者也。大法在軀者以六經傳至七日愈。在臟者以五藏傳至六日愈。六經爲陽。五藏爲陰也。其表裏互傳。不在此例。故仲景書於惡寒則以發熱無熱起例。於太

陽篇而於通書中則本華陀六日六層之說。而文之以六經之名。殆混經藏而橫斜截之。自成一家言。故至陽明篇。獨以胃家實爲正。而姑存陽明外證以備義。其篇中冠以陽明病三字者。皆指胃家實。與素靈所稱陽明爲行身前之脈者不同。所以然者。藥法與針法異也。讀仲景書。勿執他經以疑此論。亦勿執此論以疑他經。可已。經於他篇之首。各舉病名。獨胃家實二字。渾含之者。以見胃象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其部既廣。不可單稱一二故也。細讀之。自知千金作胃家寒者。寒卽塞字之誤。與實同義。金匱黃疸陰被其寒。千金亦作塞。可證。奈何有見一寒字之異。從而爲之辭者。

### 腸覃解

靈水脹篇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息肉內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子。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泉案。腸覃旣生息肉。則有形矣。但覃乃延長之義。於病狀何取。當爲覃之省文。韻篇並云。覃之荏反。地上菌也。病之覃

名者。蓋取腸外息肉生如葷狀。後世咽菌、陰菌等名準此。讀當尋上聲。不當如字讀。古葷葷二字多相通。故五經文字云詩葛葷字亦作葷。但彼葷仍當訓延。而此葷則當訓菌。二字之詁雖異。二字之通則同。此類甚多。不可不正。

### 蠱阻解

靈熱病男子如蠱。女子如阻。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楊注太素以爲男女相悅之病。女惑男爲蠱。男惑女爲阻。泉案楊說。蓋據左傳而對參得之。於名義最合。今爲引申之。蠱者壞也。素生氣通天注。謂煎厥由房勞來。而至耳目潰潰乎若壞都。正以女惑男而壞也。阻者阻也。史記倉公傳。韓女欲男子不可得。病寒熱。月不下。正以男惑女而阻也。曰煎厥。曰寒熱。則身必發熱。故經列於熱病。此熱必發於腎。腎熱則侮脾。故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腎中之熱既淫於脾。則必脾腎同治。故下文云。刺湧泉及跗上。經文莫著於此。由刺法推藥法。其方可知。千金無比山藥丸可以治蠱。本事方抑陰煎。可以治阻。若更中於虛邪。必皆致羸瘦欬嗽沈默。殭。爲風虛勞。傳尸勞等症。當各隨宜治之矣。或據玉篇。阻。驕也。廣韻。阻。嬌也。而通

恒於狙。釋爲詐病亦得。蓋此症變幻。不的知所苦。朝涼卽如平人。暮熱輒至大劇。有似詐也。然以狙虛擬其神。不若以阻實徵諸病。千金直作阻字。阻者經阻。

### 邪解

楊注太素。概釋邪字爲虛邪。最合經旨。經謂風雨寒暑不能獨傷人。必因於天之虛邪。與其人虛。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於此知外來之病。無不挾有虛邪。故兩經動輒言邪。此邪字對太一之正風言也。難經始目一切病人之氣爲邪。如心邪、肝邪等。藏府之邪。及飲食之邪云云。不必皆是虛邪。殆以邪字對人身之正氣言也。仲景因之。有大邪、小邪、清邪、濁邪、穀飢之邪諸稱。皆由難經而引申。其云邪哭者。又將虛邪之氣。名虛邪之病。是以邪字對他病之正狀言也。巢源因之。而有五邪之名。千金外臺又皆衍爲驚邪之名。皆由金匱而引申。千金又有邪思、疰痢症。則又以邪字對心術之正用言也。大抵名稱隨時而改。讀者通其意。勿泥其文。否則必執今疑古。而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 邪哭解

金匱五藏風寒篇。有邪哭二字。自來注家。皆謂非哭之正。狀如有聲無淚。或哭而不悲之比。是以邪爲反正泛稱也。然於本文血氣少之原不協。惟巢氏病源中風門有驚邪狂癲四症相類。而皆冠之以風。是古固有以一邪字爲病名者。巢氏必本經說。邪哭云者。謂得邪病而哭。病源所謂邪之爲狀。悲喜無度是也。義本直截。無俟深求。且其病原於風。則於血氣少三字允協。風勝則燥。理固然矣。攷古之邪。卽今之癡。凡外臺千金治風邪諸方。皆可治癡。昧者以癲爲癡。而別於癩。癲癡強合。癲癩強分。皆於古訓相背。詳泉所撰金匱方論注及證原中。

### 瘦削解

金匱勞篇。男子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瘦削不能行。泉案。瘦削當爲瘦消。謂瘦癯消沮也。髓藏於頭。而會絕骨。絕骨穴在脛外廉。故腦髓少者。則頭痛而脛不能行。其至春夏劇者。以春氣病在頭故也。周禮疾醫春時有瘠首疾。鄭注。瘠。酸削也。首疾。頭疾也。彼削亦當作消。可以疊瘠也。說文。瘠。酸瘠。頰痛也。周禮曰。春時有瘠首疾。此與鄭同義。鄭注是分釋瘠首疾三字之

義。非分三字爲二症名。說文。酸瘠。頭痛也。五字句是暉括其狀。賈疏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疾云云。蓋誤會鄭意。蜀都賦。味蠲癘瘠。注瘠頭痛也。是誤會許意。余目驗春溫症。及春月傷風而病頭痛者。無不脛痠。周禮瘠首疾二字。真善狀病態者。許鄭由頭言之。仲景由脛言之。各以其次爲異耳。

### 下利解

古書多言下利。下卽泄字。利言其快。加症旁卽爲痢字。下利與吐利文同。吐利爲快吐。則下利卽爲快泄已。兩經或稱其甚者爲洞泄。又爲腸澼。王注謂腸門開關。知本作辟讀爲關。其病卽下利也。所云腸澼下白沫。卽今之白積。腸澼下膿血。卽今之紅白積。腸澼下血。卽今之赤痢。腸紅等。近世分下爲泄瀉。利爲痢疾。於是今之痢。異於古之利矣。豈知今之痢。卽難經五泄中之大瘕泄。難經與餘四泄同稱泄。是古之下。賅今之痢。仲景書亦止加下重二字以別之。不另立一名。隋唐時或稱滯下。或稱重下。皆不脫下字。存古義也。徐氏軌範泛指腸澼爲腸紅。而以難經五泄概入泄。仲景下利概入痢。於此歎論古之難。

## 病遇節發解

古書言病之遇節即發也。僅見於巢源尸注候。而目見甚多。有發於交節日者。有發於交節前後數日者。不必盡是尸注總之病根不拔。則愈而復發。其必遇節何也。考萬物應節而來者。莫如八風。以風爲中央土氣。本尙書洪範鄭注詳前原風溼土於五常主信。故至期而不爽。而經謂風者百病之長。是知遇節即發之病必風也。風留經脈。則隨感而作。且五日爲候。三候爲氣。一氣者月郭盈虧之大法。人身惟經脈隨月郭之盈虧以爲盛衰。故必久風之在經脈中者。方爲遇節即發。若病不在經脈中。雖屬久風。亦不至遇節即發也。故遇節即發之狀。於風虛勞獨多。

## 陰脈陽脈解

前論陽脈候先受。陰脈候後受者。其義本之叔微。叔微於溼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則云先受溫。後受溼。以彼準此。義當如是。并以知溫脈濡弱也。經意謂邪中於人。其兼及表裏者。當陰陽如一。如溫瘧是。若先受某邪。後又受某邪。則先之

兼見於陰者。必退而并於陽。斯後之獨見於陰者。乃得而乘於陽。風溫溫毒溫疫。脈法皆如是。後者之不得陷於陽也。以陽有宿邪也。先者之不得越於陰也。以陰有新邪也。新者欲下不得下。宿者欲上不得上。不得下而因汗之。則宿者隨新者以俱升而病劇。不得上而因下之。則新者隨宿者以深入而病變。此二變者皆難治。必明於溫熱之脈法。而後溫病可診也。亦必明於溫病之診法。而後溫病可治也。所以溫病大法禁汗下偏行之治。而宜汗下並行之治。萎蕤湯汗下並行之方也。由萎蕤而推之他方。思過半矣。

### 晚發解

平脈法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爲晚發。水停故也。爲未解。成注晚發者。後來之疾也。泉案外臺卷一張文仲療晚發傷寒。三月至年末爲晚發。方生地、梔子、升麻、柴胡、石膏、五味。若頭面赤。去石膏用乾葛。無地用豉。然則晚發云者。乃傷寒最晚所發。以意逆之。感寒熱而至半年發者曰晚發。三月晚發者。其感在冬至前。不論時氣正氣也。年末晚發者。其感在夏至後。

不論時氣正氣也。以寒熱在身。蓄至半年必發也。何以言之。自秋分至春分。正氣之寒。當以冬至爲界。冬至前傷寒者。其晚發至三月末而極。以距秋約半年也。若冬至後傷寒。至五月後發。則爲病熱。不稱晚發。爲其兼新感也。凡寒熱至二至後。而木偏。最易有新感。有新感則病兩歧。故不得稱晚發。自春分至秋分時氣之寒。當以夏至爲界。夏至前傷寒。至九月發。則爲溫瘧。不稱晚發。爲其兼新感也。若夏至後傷寒。至年末發者。則爲晚發。以相距半年也。自秋分至春分時氣之熱。以冬至爲界。冬至前感熱者。其晚發在三月末。法與正氣同。若冬至後感熱者。至夏末發。則爲溫熱。不稱晚發。法與正氣同。自春分至秋分正氣之熱。亦以夏至爲界。夏至前感熱者。至九月發。則爲溫瘧。不稱晚發。法與正氣同。若夏至後感熱。至年末發。則爲晚發。法與正氣同。然則晚發云者。是從溫熱兩病中別出言之。亦對時氣正氣之卽發者言之。蓋冬至後感之年未發。與夏至前感之六月發。皆卽發也。卽字與晚字正相對。若專以冬月正氣言之。恐未能遲至次年未始發也。活人書因此改爲三月至夏。殆未達其旨。所以如是晚者。以積受寒邪。寒搏於液。液停爲水。邪不得發故也。凡邪伏不發者。多由水停。外臺卷四溫病。冬溫未卽發。至春被積。

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隱軫如錦文。壯熱  
欬悶。嘔吐清水。據此知冬溫被春寒折時。先有水停。故至夏發時。必嘔吐出水而  
後疹見。此冬至後感時氣發於夏末者。不稱晚發之證。彼方用麻杏葛橘。與此方  
皆是提出寒水之意。又錄驗載溫毒此條下。又云。已自得下利。宜服黃連橘皮湯。  
然則停水之毒。吐利皆有。與晚發同法。即謂外臺錄驗兩溫毒爲晚發之溫也。亦  
無不可。

### 鼠瘻解

靈素本草皆屢言鼠瘻。說者皆以食鼠殘成瘻者當之。病源列九瘻中有鼠瘻。引  
靈寒熱赤脈貫瞳於其下。但病源鼠瘻旣爲九瘻之一。則不得以概諸瘻。可知三  
經鼠瘻。鼠當爲鼠。鼠性善竄。故竄字從鼠。鼠字卽通竄。詩正月鼠憂以痒。小旻鼠  
思泣血。兩字皆爲竄義。蓋遭亂之人。多方求脫而卒不可得。故旣言鼠而復綴以  
憂思二字。瘻之稱鼠。亦取竄通經絡爲義。竄俗作串。瘻與歷爲雙聲。故近世瘍科  
書。皆呼瘻串。瘻串卽鼠瘻之倒言也。鼠如字讀。則與注爲聲轉。瘻與流爲聲同。故

近世瘍科書。或呼流注。流注卽鼠瘻之倒言也。凡取兩字相切成義者。可順可倒。如丁東東丁。歷六陸離之類甚多。鼠瘻之爲瘻串流注。斷無疑已。又此病初起曰瘰癧。從其外命之。已成曰鼠瘻。從其內命之。經稱寒熱瘰癧。及寒熱鼠瘻。別之以此。因知赤脈貫瞳。當是已成之瘻串診法。非初起之瘰癧診法。何以言之。經以赤脈多則死期遠。少則近。則見赤脈非凶兆明矣。大抵血虛之人。目皮裏面必白。血主脈。故以脈見之多少。驗血虛之微甚。瘰癧初起。當不至是。必已成瘻串。膿水淋漓已久。合用此診法耳。玉篇瘰。病也。瘻。瘡也。

###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金匱衄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獨不言少陽。或據靈樞經脈謂少陽脈不至鼻似也。而實非也。蓋仲景所云太陽陽明者。非謂太陽陽明之經。乃其自分之部也。太陽統三陽之表。陽明爲胃府之裏。衄有由陽絡之陽傷而得者。外感風熱所致。春夏從開。邪必著於表。故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衄有由陽絡之陰傷而得者。內傷飲食之熱。復被風燥所致。秋冬主闔。邪必著於裏。故云從秋

至冬衄者陽明。此文正與泉前三陰三陽諸篇相證。雖似本之靈樞。而要各自成論。偶與之合也。

###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凡黃家日晡多發熱者。以陽明王時也。晡說文作舖云日加申時食也仲影云陽明王申酉戌時疸熱隨之而發。故以此爲黃疸之常。以其病在中上而下無病。則散而不至逆也。凡氣在中則可上可下。在上必陷。在下必逆。若女勞疸熱固結於下。不得下泄。則時時上逆。特與脾近。與肺遠。止得逆乘於中。不能逆乘於上。至日晡則中實脾王。疸熱之逆乘於中者。得以乘勢逆乘於上。上至肺而極。故從肺虛惡寒之例而爲此病。惡寒仍肺病。非腎病。辨症之訣如此。其額上黑之義同。蓋女勞疸之熱之逆行於藏者。借逕於脾胃而及肺。其逆行於經者。借逕於大腹而及額上。額上爲心之部。腎病者額與顏黑。此之謂也。此義卅年來屢思不得。至癸巳夏偶得之。

### 隱指解

脈經第一篇釋脈名。兩言隱指。嘗以問之老醫。舉無應者。及歷症有年。始知其的。蓋隱者揚之反。經文皆於按之下言隱指者。謂脈氣之鼓。被指按住。則不得發揚。似乎隱匿。故曰隱指。其獨係之虛實二脈何也。實脈初持時止見長大。不得謂之實。及按之而長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橫充。指下而見滿象。始成實脈矣。故曰隱指。愒愒然。廣雅。愒。滿也。是也。虛脈初持時止見稟大。不得謂之虛。及按之而大。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旁流。指下而見乳象。始成虛脈矣。故曰隱指。豁豁然。空。玉篇。豁。空也。是也。虛實二脈之真際。皆待按之而見。故惟此二脈言隱指。古人立言之妙。非淺學所能領會矣。

### 陰陽附解

脈經所謂陽附陰。陰陽者。陰陽謂表裏。附謂薄也。陽附陰。即表邪內陷之謂。陰附陽。即裏邪外乘之謂。病發於太陽。則內薄。發於少陰。則外薄。薄而不已。必爭。其與交并之別。交者表裏不分。清。附者表多。即裏少。裏多。即表少也。并者表并於裏。即無表。裏并於表。即無裏。附者裏猶帶表。表猶帶裏也。至於爭。則薄者將勝矣。將

勝者盡入其境也。表盡入裏則陷。故死。裏盡入表則出。故生。陰主闔。陽加之則不能容。故脹滿。陽主開。陰加之則虛者泄。故汗出。而其與并有別者。并者已汗出。附而爭者未汗出也。可見診熱病總以汗出爲佳也。又案。此時脹滿。必不大便。下之則其死尤速。此時汗之必昏暈。補之則其愈遲。補甚亦死。一先一後之間。必列此數名。其丁寧示人之意切矣。脈經歷集古今衆論。其名稱或隨時代而異。故多有論異旨同者。此謂薄爲附。亦其一端也。

### 溫病脈法解

凡脈來盛去微。如人喘狀者。是邪氣由表薄裏之象。若又動數不均。則薄裏尤急。卽初大漸小之厥脈也。傷寒得之爲惡寒。甚而熱多者。以此。今病過數日。不見此二脈。知其邪將衰。不能薄裏。不薄裏必還表。將汗之兆也。然亦有不薄裏又不還表。逗留半表裏間而脈如是者。則象其肺藏之有所載也。肺在軀殼內。四藏上。正在半表裏之次。邪著於此。則脈緩。故去來平。初終勻。其人當瘖。瘖者肺載邪而氣實無聲也。欲邪之散。仍須從汗出。設汗之不汗。則邪著固而肺將爛若萎矣。法在

不治。脈經卷七熱病脈不喘三條。義實如此。凡云不者。皆昨然今否之詞。府謂胸中藏謂胃部。陰陽謂表裏。凡云期者。皆施治冀望之詞。三日四日者。自七日後數之也。七加四爲十一日。邪氣還表。行其經竟之時。至是不汗。則其終不還表而著肺之固可知。治法乃窮矣。

### 奕弱有石解

素平人氣象。長夏奕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從脈經案。石之義似當爲堅。而經與奕弱並舉。則石脈之象。從此可推已。蓋堅爲長屬。去來相引。石爲短屬。去來皆斷。兩者固別。素玉機真藏真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絕謂去來絕也。一曰如奪索。奪古脫字。絕。是石脈取義於絕。不取於堅。故得與奕弱並舉。第辟辟之石無胃氣。奕弱之石有胃氣。故在彼爲死脈。在此爲病脈耳。所以長夏忌石者。脾平脈相離。如鷄踐地。則離而不甚覺其離也。石則離之顯焉者矣。夫離之爲言猶斷也。以不甚覺離者而忽顯見爲離。脾氣弱而腎氣強矣。故病。

### 玉屏風散方義解

玉屏風之止汗。非如巧者之於牆然也。其謂汗之因風得之者。恆至虛其衛氣。而久戀衛虛則不收。風戀則不純。以不純乘不收。則汗出自易。故必以防風從外發之。白朮從中守之。而黃耆則居其間而託之。耆之爲言致也。詩皇矣耆之耆致也歸推致衛氣使風不得留。則衛自收而汗自止。方義如此。人見其汗止也。而以爲黃耆固表。亦盍觀其方下有治風邪久留不散。自汗不止兩語乎。本草經曰。黃耆治大風。此方本之。故其義與金匱血痺黃汗黃疸諸用黃耆方不同而同。以彼症亦由衛虛挾風故也。其防朮並用。取諸金匱桂芍知母湯方中。亦以彼症由風汗之故。以彼證此。斷可知已。必其人之症。如方下所云。始可用之。倘其汗不由於風。或微有風而屬在表。虛裏實之體。卽不可服。服之則衛以被託而益虛。表虛而裏益。形其實。諸氣不和。雖本無汗。且可使有汗。奈何忌汗而藉此止汗耶。且屏風之名。兼有屏絕屏擋之義。若專以屏藩屏蔽爲言。則豔其名而沒其實矣。大抵古今各方。苟得仲景之一端。卽非望文而可曉。讀者當以意逆志焉。

磁石治周痺解

人皆知磁石之益腎氣也。而本經獨主周痺。痺爲風寒濕三氣雜至之病。未必皆由腎虛。經意何所指乎。蓋嘗歷攷方書。乃知磁石能吸通一切擁塞之氣。塗於外則從外吸內。如入昇藥提毒。納喉中引鍼是也。以彼例此。治痺之義灼然矣。經隧中爲風寒濕所阻而成痺。亦係擁塞爲病。故須此以吸通之。第古方中依經直用者絕少。而繹周義爲流之理。則凡擁塞之處。無非痺氣所流之處。故用之者不必規規於經文。而自合經旨。且因此益知益腎氣之故焉。心肺主呼。肝腎主吸。能吸之物。與喜吸之症。其氣相協。虛者得吸以實之。謂爲益腎也。固宜。特不比泛泛益腎如山藥地黃輩耳。臨證者審諸。每見上下俱虛之人。欬喘吐血。醫用磁石。漸至肺萎。延成死症。實由吸傷上焦之誤。而醫者無一悟及。可慨也。夫案仲景書不及此藥者。仲景爲傷寒設法。原書不別出金匱。金匱亦論傷寒之雜病也。寒邪從外入內。不可再服磁石。使之從內吸外。故不及也。

## 人參解

人參性效。近陳脩園砭新方入痺。辨之而未盡也。泉謂仲景於亡脈亡血並用人

參者。非以人參爲能生血脈也。特培其血脈所由生者耳。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津血同類。津液不行。則血亦減少。而津血又皆元氣所生。元氣實藏於脾。人參專能補脾。脾王而氣液充。則亡血亡脈皆愈。故人參之補脾。實人參之培元氣也。惟人參培元氣。故陽虛者得之能益氣。如四君子湯是也。陰虛者得之能蓄津。如人參白虎湯是也。且人參反大黃。大黃功專瀉胃。而胃爲萬物所歸。能瀉胃者必能瀉胃之所及。人參功專補脾。而脾爲諸經之母。故補脾者必能補脾之所統。推而暨之。大黃無所不瀉。人參無所不補。凡通治之藥。準此。

### 桑白皮根解

據本經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絕脈、補虛、益氣云云。則桑白皮補肺也。別錄則主肺中水氣、唾血、熱渴、水腫、腹滿、臘脹、利水道、去寸白、縫金瘡。似桑白皮又瀉肺也。豈相背哉。蓋本經中字皆指胃言。胃主肌肉。百脈秉穀氣而成。則羸瘦絕脈。亦係胃病。補虛者補胃之虛。益氣者益胃之氣。胃以下行爲順。平逆則肺不平。而肺病作。本經著治胃之效。而肺之平。不言可喻也。別錄以經義隱約。故推衍之。其

主治皆胃逆陵肺之症。一本一標。詞相反。義相成。肘后方以之治消渴尿多。及產後下血。是宗本經爲用。錢仲陽瀉白散治小兒肺經實熱。是宗別錄爲用。

###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以百合治百合病專方也。諸家注從未有能道其故者。案本草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百合病症狀雖變幻不一。要之小便赤黃一症則有定。仲景於至無定中求其有定者。以立診治之準。此百合病所以必用百合也。百合病重在小便。故於頭痛頭眩。諸足以卜愈期者。皆於小便時診之。凡辨疑難症。皆當準此。夫古人至奇之法。實有至常之理。淺人泥於百合補肺之說。因以肺朝百脈爲之淺解也。又百合病者。由於餘邪逗留。血氣不潤所致。如意欲食而或美及欲臥欲行云云。狀其無大邪之抑。正氣有時得伸也。復不能食至不用聞臭。不能臥不能行云云。狀其氣血少潤也。如寒如熱飢中不潤而滯瀆也。無寒無熱。餘邪不能作勢也。口苦胃液被餘邪所吸。不能消淨食物也。得藥劇吐利。胃液不充。反爲藥所勝也。脈微數。微爲血氣少。數爲邪氣止也。溺時痛見於頭者。溺爲去液之事。故

病液少者。卜之於此。下虛則上實也。此證之於症而合者也。其治法專以滋潤爲主。故本方於百合外加生地汁。津血並潤也。汗下吐皆傷液。故隨上下之所傷而救之。知母、鷄黃皆滋潤之品。滑石爲潤下之品。惟赭則逐邪。欲乘其方下而逐之也。變渴而括萹、牡蠣。變發熱則滑石。無非取乎其潤。此證之於方而合者也。然後知本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云云。皆潤之之效也。大抵病至邪留正虛之時。攻則害正。補則礙邪。惟有潤之。使正紓邪浮。始可設法逐邪。其逐邪之法。總不出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實者以下解之。數語。決不以百合數方了事也。惟至此時。則病之局勢已移。不得仍以百合稱。故百合病止此耳。讀仲景書如讀春秋左傳。當取他傳。讀此傳後。而後紀事之本末始全。

### 仲景用桂枝例解

仲景之用桂枝。不獨太陽病爲然。卽已見裏症而表猶未罷者亦用之。故建中復脈。雖於滋膩中尙藉一味桂枝以達餘邪。而桃仁承氣湯、黃連湯、桂枝人參湯、柴胡薑桂湯、當歸四逆湯、烏梅丸諸方之用桂枝。準此矣。其尤著者。陽明太陰二篇。

皆有浮脈者宜桂枝湯之論。可見無表症而有表脈者。猶當用桂枝。所以然者。有表脈則氣連於表。與未罷之表症同。無表症則不得不隨其所見之病。以爲隸。近人泥桂枝爲太陽經藥。究未明其例也。夫仲景之用意雖深。能善讀之。則義隨文見。自有迹之可尋。此所以爲醫學中百世之師也。

###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解

任分則權分。任專則權專。權分則功分。權專則功專。分者我與人均。專者人由我使。桂枝湯桂芍俱三兩。則桂自驅風。芍自斂汗。各不相假。所謂任分權分而功分也。此方桂三兩芍四兩。則芍能使桂。桂雖有驅風之能。亦不過以辛溫善達之氣。助芍藥宣已痺之血。而不得獨炫其長。所謂任專權專而功專也。加生薑之義。可以類推。此論身疼痛在發汗後。顯屬汗後亡津。血氣痺着之象。津血同類。故從血痺治。芍藥生薑。皆治血痺。故獨重其分。亡津故加人參。與白虎加人參湯症義同。何以知此身疼痛爲血痺也。以脈沉細知之。括薑桂枝湯症。亦云脈沉細。而其病由於亡津。以彼例此。昭然已。

###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論曰。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堅。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堅。小便不利。故加桂。其義深奧難明。注家皆不得之。近徐氏類方則云。桂枝能利小便。又云。白朮能生腸胃津液。亦屬牽強。繹經意以一身疼脈虛而濇。為表虛挾濕。復以脈浮推得有風。復以不嘔明其無裏症。故以桂枝解表之風。附朮解表之濕。其可確指為濕者。全在不渴二字上勘出。故脈濇作陽虛挾濕論也。然果係有濕。必大便澹。小便不利。若大便堅。小便自利。則非濕症矣。既非濕症。而見身疼虛濇之脈。是專屬陽虛可知。卽其脈浮。亦平脈法所謂浮為虛也。不得再用解表之藥。以重虛其陽。故決然去桂。桂去而朮附皆轉為溫煦陽氣之用矣。二方之別。所以明二症虛實疑似之辨者至矣。

### 大青龍湯

麻杏石甘湯

越婢湯解

三方皆麻黃石膏並用。乃表裏同治之法也。然石膏雖曰治裏。而本草亦稱其能

解肌。是三方者。必也。表裏俱有熱。而又擁於上焦者。宜之。且其爲製也。大青龍湯。麻黃六兩。石膏如鷄子大。麻杏甘石湯。麻黃四兩。石膏八兩。越婢湯。麻黃六兩。石膏八兩。是皆石膏重於麻黃。石膏爲主。麻黃爲佐。則解熱之權勝。麻黃雖有發散之性。只得於解熱中疎其鬱滯而已。性隨製變。故仲景用大青龍。必提出煩躁二字。而以脈弱惡風戒其誤用。以見大青龍專爲煩躁設。於越婢湯。則主自汗出無大熱。於麻杏甘石湯。則主汗出而喘無大熱。以見二方專爲喘汗設。煩燥喘汗症。雖不同。其爲上焦熱擁則同。故立法亦同。近柯氏琴來蘇集。疑麻杏甘石症。汗出而喘無大熱七字爲誤。欲移無字於汗出上。其不足與語。仲景化裁之妙。用必矣。

### 小青龍湯解

古經方必有主藥。無之者。小青龍是也。何以言之。方中麻芍薑辛桂甘各三兩。味夏各半升。考古半升約古分亦三兩。仲景每以半夏半斤配生薑三兩。五味半升配生薑二兩。此方正其例也。入味輕重同則不相統。故曰無主藥。或謂麻黃先煎卽是主藥。豈知麻黃以有沫當去。不得不先煎。與先煎澤漆。先煎大黃有別。特以

肺爲水源。以此疎其壅塞耳。且本方加減法云去麻黃者四。麻黃在可去之例。豈主藥乎。匪特麻黃非主藥也。卽桂枝亦不過因表不解發熱而用之。其與芍藥甘草同用。全乎桂枝湯矣。桂枝旣非主藥。芍藥甘草更可知已。又何論半夏乎。此方本從桂枝湯來。而其義則在乾薑五味細辛三味。本論於柴胡湯四逆散方下云。欬者加乾薑五味子細辛。卽此方主治之義。柴胡湯方下又云。欬者去人參生薑大棗。加五味子乾薑。卽此方用桂枝湯所以必去棗薑之義。然則小青龍爲治飲家欬之方。故凡用乾薑五味子而與若桂若麻並施者。皆自此出。如金匱厚朴麻黃湯射干麻黃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大黃湯六方是也。論此方所從來。當入桂枝類。論此方所由衍。當另建一類。而六方隸焉。斯當矣。

當歸四逆湯症解

論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王之。此症比諸四逆略輕。所以改用當歸者。在一細字上勘出。諸四逆皆脈微。無言細者。微細雖皆亡陽脈。而微爲無氣。

細爲無血。其指不同。本論云下之後復發汗。脈微細。以微自汗來亡陽。細自下來亡陰。以彼例此。細爲血虛顯然。金匱云血虛而厥。厥而必冒。是厥固有生於血虛者。故必以當歸溫經。芍藥治痺。而後血利。細辛開之。通草穿之。而後血流。其用桂枝者。取其散表寒也。方意如是。論又曰。下利強下之脈浮革。因而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浮革亦血虛之脈。腸鳴亦血虛之因。又在利後。與此正足相參。此四逆症自屬半表半裏。千金謂爲陽邪內陷之治者得之。夫強下脈大亦兼表耳。

### 侯氏黑散解

釋此散者。言人人殊。皆無確據。考病源寒食散發侯云。皇甫曰。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曰華佗。或曰仲景。考之於實。佗之精微方類單省。而仲景經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數種相出入。節度略同。然則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據此知侯氏黑散。係石發家服食之方。故有冷服填腸之說。石熱之發。亦足召風。故入之中風。大約服石之風。剏於漢季。盛於隋唐。仲景傳方而後。外臺用此尤詳。宋以來服石者鮮。此散幾廢。近喻嘉言誤指爲中風主方。踵其說者。見其藥不對症。未敢

遵用。因專取菊花一味。以爲本治仲景。而此方之義溷。詳余所撰經方釋例中。

案喻氏之意。以經文有中風之論。而方止黑散數種耳。豈知中風自以續命爲主方。外臺中明謂續命爲仲景方。今金匱無者。脫也。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 天雄散解

金匱天雄散有方無論。近人不得其說。或疑爲後人所附而議去之。泉謂此乃陽虛失精之祖方。未可去也。古者失精與夢失精分而爲二。夢因於風。夢失精者虛而挾風。故仲景以桂枝湯中加龍蟬治之。桂枝湯中風方也。不夢而但失精者虛而挾寒。故又以天雄散治之。天雄祛寒壯陽之藥也。其治失精。於何徵之。病源引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眶痛。髮落。一段經文。於失精候。而外臺卽以范汪天雄散隸之。范汪方較仲景止少龍骨一味。而注中引張文仲有龍骨。與仲景一味不差。此天雄散治失精之證也。古失精近精滑也。局方金鎖正元丹。蓋取諸此。

### 理中四逆方義解

大凡思義必先顧名。仲景書名傷寒。則方義自係治寒。寒邪從表乘裏。裏氣不支。揮霍撩亂。勢將直搗。此時未暇顧表。先與建裏。故但用參朮甘薑四味。而置頭痛發熱身疼諸證於不問。亦以實其裏本。無妨於表也。俟亂一定。然後解表。以截來路。方下所以有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之論也。理中專爲此設。並無伏熱痰食在內。故無壅塞橫決之慮。不然則有因而致變者矣。其緩者更有桂枝人參湯。理中桂枝法與先理中後桂枝者同一表邪乘裏。而分治合治。猶尙有別。况於裏實者。而可無別乎。至於四逆亦爲表邪乘裏而設。但見厥則所乘已在三陰。較理中症尤重。乃反不用參朮何也。蓋以寒邪已入三陰。則裏爲實。與理中症寒邪將入三陰。其裏猶虛者先後止爭一間。正如婦人臨產可服補助助力。已產則有血內瘀不得再補之比。知此始可與言虛實矣。且吐利而又厥逆。爲表裏同病。故旣以乾薑溫裏。卽以生附託表。其與真武湯附子湯之用熟附益氣。迥然不同。然則桂泄三陽。生附泄三陰。經有定例。非僅以性熱兩字了之。夫一寒之傳變。其別如此。則凡不止一寒。本先裏實者。從可推已。用此二方。但將已所診症。細細與仲景論中義例相參。合則用。不合則否。毋執成見爲也。

研經言卷三 理中四逆方義解

# 研經言

清

歸安 莫文泉 枚士述

江都 袁焯 桂生 重錄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校刊

## 卷四

### 素問平人氣象闕文辨

素平人氣象於人以胃氣爲本後。獨言三陽之脈。不及三陰。林億以爲闕文。引難經呂廣說補之。泉案。三陰之脈行五藏。經於三陽脈後。卽言五藏脈。五藏卽三陰也。文與靈經脈六陽氣俱絕。五陰氣俱絕。及素經終六陽五陰之終例同。蓋分手足言之。則六陽渾舉之。則三陽統言之。則五藏稱五陰。經實核之。則五藏言各有當。非一端也。三陽主軀殼。與脈經時脈之六經必兼三陰者。相似而不同。難經所言亦係時脈。其動搖幾分云云。不可執以例此。五藏主軀內兼主時。故五藏平脈

與四時脈同。然四時脈通主一身。五藏脈專主一藏。故病脈死脈之象。則與玉機所云太過不及者不同。讀靈素常須識此。勿令誤也。林校殊未審。

### 仲景法非北學辨

仲景生於南陽。官於長沙。醫於京洛。今案其地。皆非北方郡縣。而洛稱中土尤著。仲景是書。將爲前聖集大成。爲後世立大法。而斤斤一隅之見。何以爲仲景。且歷東西晉南北朝及隋唐。其間建都若鄴。若金陵。若長安。幾於五方無定。而外臺所採諸家。半皆當時士大夫在京師者。其尊仲景方。至於天下響應。及宋許白沙當南渡時。去仲景千有餘年。而傷寒九十論中。所紀證治。若合符節。可見通人之學。不以方隅限也。其所謂傷寒病則惡寒體痛嘔逆而已。並不大重。何異之有。若以其處方太峻。則古權量不及今之十一。有千金可證。又何異之有。夫天下事果有二千年來。五方通行。未幾而止宜一方者乎。人亦自求所以知仲景者可耳。

按河南通志云。張機涅陽人。涅陽卽南陽郡之屬縣名。非有異也。惟張松北見。賈操以川中醫有仲景爲誇。見方氏條則與此異。豈仲景曾入蜀爲醫歟。要之。

蜀亦西南方也。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丹溪謂金匱爲論雜病之書。以示別於傷寒論似也。抑知金匱卽論傷寒中雜病。非論一切雜病乎。夫溼涇喝奔豚氣宿食嘔吐噦下利之爲寒類。仲景有明文。百合狐惑陰陽毒之屬寒科。千金有成例。瘧癰效心痛腹滿寒疝積聚水氣之挾寒。見於靈素。中風歷節心痺胸痺痰飲消渴黃痺驚悸吐衄下血瘀血轉筋狐疝之。或由風或由寒。詳於病源。虛勞必助其陽。肢腫必吐其痰。疝動必溫其胃。可見也。其尤著者。中風宜若多端。反取風寒濕雜至之瘧爲正。下利宜若不一。專以陽脈陽症爲順。肺萎上氣淋似乎熱矣。而萎有甘草乾薑湯症。上氣有半夏越婢湯症。淋有弦急痛引症。婦人病則尤雜矣。而妊娠嘔吐產後三症。皆從傷寒法治。經水不論過期不及期。並主溫經湯。是皆以或純寒或兼寒者言也。若臨症者泥此概施。鮮不貽害。作書之旨。自爲寒字窮其類耳。勿執小異而疑大同。仲景目名其書曰傷寒雜病論。自敘其由曰宗族死傷寒。故迄於隋唐總呼傷寒者。以此。自林億

校成。始與傷寒分。而丹溪之說行。近世又以其方論多倚溫熱。不得其解。則曰此北學也。吁。其蔽甚於丹溪矣。

###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難經濕溫言脈不言症。脈經濕溫言症不言脈何也。蓋在難經者既屬傷寒。則必有頭痛發熱等症。又以其脈陽濡弱也。推得先受溫而尺熱口渴在其中。陰小急也。推得後受濕而身疼拘急在其中。不言症而症可知已。其與脈經所言先受溼後受熱者迥別。後受溼者其溼浮於表。與寒同法而減等。小急者緊之減象也。許叔微蒼朮白虎湯。蒼朮散溼白虎治溫最合。緣此溼溫重在溫也。先受溼者其溼沉於裏。與凡溼病同法。故脛冷胸腹滿。其脈當沉。可以白虎概治之乎。頭目痛妄言。是溼甚於裏。將與後受之熱合化。故禁汗之。虛表以甚裏。蒼朮其可用乎。緣此溼溫雖屬中暍。重在溼也。觀其所重。兩者懸殊。朱奉議見其名同而合之。則奉議之不足與言傷寒也明矣。三風溫準此

### 溫瘧辨

內經以先熱後寒爲溫瘧。與先寒後熱之寒瘧反對。而以但熱不寒爲瘧瘧。金匱瘧溫二瘧皆但溫不寒。注家不能分別。泉謂瘧之命名。本對溫而立。冬感於寒及非時之溫。至春發者。其狀和順。謂之溫。夏感於暑及非時之寒。至秋發者。其狀酷虐。謂之瘧。瘧有寒溫無寒。先溫而感春寒。則內熱爲外寒所抑。表實故無寒。曰溫瘧者。合二病以名之。仲景書言溫言瘧。則必言溫瘧。立言之體宜然。其與內經不同者。內經主瘧。仲景主溫也。宜所言之不同溫矣。若瘧則內經仲景皆主瘧。宜所言之同矣。但此溫瘧者。者字當作也。與上文連讀。謂瘧溫二瘧。並宜白虎加桂方也。不然自驚甲煎丸條以下。皆方論並列。何獨瘧瘧條有論無方乎。徐靈胎批金匱本亦云白虎加桂枝湯。此溫瘧瘧瘧之主方。

### 辨柔瘧不惡寒之誤

金匱瘧篇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瘧。脈經及成本傷寒同。近嘉定黃鉉校脈經本云不惡寒。一作惡寒。案黃序於所言一作某者。多據元泰定謝校本。謝校本又多據宋熙寧林校本。非不足據也。明刻醫統正脈林校本有不字者。

傳寫誤衍。幸病源傷寒瘧候錄。柔瘧亦無不字。與元泰定本脈經同。明王肯堂校千金翼卷九亦云不惡寒。一作惡寒。然則千金翼亦有無不字者。巢孫二書多據金匱也。金匱又云。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彼經是釋瘧病之綱。特揭惡寒二字。則知瘧未有不惡寒者。以經證經。尤爲可據。蓋剛柔之分分於汗。不分於惡寒也。此一字所關非小。不得不辨。

### 蛟龍病辨誤

金匱果食菜穀禁忌云。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爲病。發時手背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泉謂病得之誤食龍精。與蛟無涉。蛟當爲咬字之誤。在龍字下。病名龍咬者。以龍精入腹。變生小龍。咬人腸胃。故腹滿痛不可忍。方下云吐如蜥蜴。可見龍精固能生子於腹中也。作咬爲是。古咬字恆誤作蛟。靈厥病云。腸中有蟲。瘕及蛟蝮。皆不可取。以小針心腹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蝮也。今本發作蝮。經作字下有痛字。并誤不。可讀茲從脈經千金外臺引參正。二蛟蝮字脈經

千金外臺引皆作虺咬。而經誤且倒。正與此同。以蛟蝮證蛟龍。尙何疑哉。又案以夏小正鳴扎之義例之。則作咬龍亦可。以先知其咬。後知爲龍也。咬蝮仿此。

### 黃、瘰、癧辨

黃、黃胖也。瘰、五瘰也。金匱原有諸黃諸瘰之別。特瘰詳而黃略。讀者易混。因誤認諸黃爲卽五瘰中之黃瘰耳。考病源黃病候。自黃病至治也百四十六字。列症甚詳。必本之金匱逸文。何以言之。一身盡疼。發熱目濇鼻疼。兩膊及項強。腰背急。乃太陽陽明表證。而金匱有黃家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芪湯一條。證治相符。大便濇。正陽陽明胃家實症也。而金匱有諸黃猪膏髮煎主之一條。證治相符。金匱旣詳其治。不應反闕其證。故疑巢說本金匱逸文。且以此推之。黃病固有與傷寒同法者。故傷寒亦多病黃。若五瘰中之黃瘰。則與餘瘰同屬雜病。自不若黃病初起。可以傷寒法治之。此其別也。巢於黃病外別有黃瘰。與女勞瘰酒瘰穀瘰黑瘰同列。而以靈素所言黃瘰諸條及金匱所言瘰而渴者以下三十五字入之。黃瘰候較之黃病論絕異。其分別甚嚴。真善讀仲景書者。後人誤論金匱標目黃瘰。

二字。卽五瘧中黃瘧。因以篇中諸黃云云。皆認爲五瘧中黃瘧。而黃與五瘧之治法。淆矣。不效。必曰古方難用也。故讀書須取其至是者。

陰黃辨

人但知黃瘧之有陰陽。而不知陰陽之何所指也。一聞陰字。卽確認爲虛症而不疑。此不獨於瘧爲然。而瘧之害尤甚。蓋瘧本濕熱所爲。無問陰陽。皆當以治濕熱爲正的。係陰黃。則濕熱入深。其候重於陽。黃可知。一投補劑。收住濕熱。當時雖差。而病根終身不拔矣。余見甚多。而卒不可奪。噫。人亦思陰陽之論。何自昉哉。金匱云。瘧病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然則二瘧之別。別於症之淺深。不別於氣之虛實。陰以五臟言。謂肺也。陽以六經言。謂三陽經也。仲景書中固有此例。如傷寒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咽喉痛。面赤有斑。爲陽毒。面青身痛。爲陰毒。皆是也。後世不明此義。每遇陰症之名。不以爲寒。而用熱藥。卽以爲虛。而用補藥。元明以來。比比然矣。景岳於陰黃多製補劑。其意豈欲誤人哉。良由誤認一時之收住爲功。且速。而不知能料他日復發之真明且遠也。大學

貴知至。信然。

### 內風辨

兩經無內風之名。始見於史一百零五卷倉公傳。脈來滑者爲內風也。一語。蓋指外風之入內者。不謂其自內出也。千金方亦頗言內風。細繹其旨。與倉公同。惟王太僕素大奇腎風註云。勞氣內稽。化而爲風。始以自內出者解經風字。然究不言此風宜補也。且素水熱穴原腎風明言汗出逢風。是腎風何嘗非外入之風。不必如王注所云矣。近世內風之說。甚行東南。嘗以意別之。乃中風痺痲及肝氣腎氣等症。但本各有主名。何庸易以混號。且古人惟以中風諸症爲外風入內。故製諸續命湯加減之方以治之。惟以肝氣諸症爲藏氣之厥。故製諸七氣湯加減之方以治之。若概目爲內風。專爲補計。則續命不嫌於發散。七氣不嫌於走泄乎。夫古人立法。每症皆有百世不易之準。何獨風厥兩門。乃至與後世大相刺謬如是耶。噫。異矣。

### 人迎氣口辨

靈素動以人迎氣口對說。而於終始篇。專著太陰二字於脈口上。太陰謂手太陰脈口。即氣口。其言曰。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此一語。正以別人迎於氣口也。王注知人迎之不屬太陰。因以結喉旁脈當之。蓋本素陰陽別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之論。最的。後人不知其所本。粗讀古經。轉駁王注為謬。而叔左人迎右氣口之說。以為本自脈經。豈知脈經關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為人迎。右為氣口。四句。一氣貫下。與神門訣斷。兩在關後相對。則專謂關前一分之在左者為人迎。故與關後一分之神門並論。非統左三部言也。平人迎條云。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實者。陽實也。等語。與靈素所言迴殊。細玩以前兩字自明。脈經本不誤。後人自誤會耳。前人辨此者多。茲不備引。要惟楊上善太素注為獨勝焉。

千金辨証

千金卷二十六蔬菜類。瓜子主治下云。一名白瓜子。即冬瓜子也。白冬瓜子味甘微寒無毒。除小腹水脹。利小便。止消渴。莧菜實主治下云。一名馬莧。即馬齒莧菜也。治反花瘡。案此兩條。當係北宋修者所改。何以言之。瓜子乃香瓜子。其與冬瓜

異物。人人所知。馬齒莧之於白莧菜亦然。凡藥名以馬稱者。皆言其大。經以白莧爲主。而白莧大於糠莧。故稱馬莧。對糠莧之稱細莧言。馬齒莧既非一物。安得同條。若以同條言之。則是同物。而馬齒莧之主治。何以與白莧大殊乎。孫係博學通人。必不若是之謬。緣宋以來。皆誤認古人單稱瓜者爲冬瓜。又見其馬字從同。遂以臆改。陶注亦以馬莧爲馬齒莧。而辨其異。猶無大誤。嗚呼。唐人舊說。被後人竄易者。可勝道哉。

### 君火相火辨

火之稱君相也。惟天有然。而人則否。何以言之。素問說少陰君火主春分後六十日。少陽相火主夏至前後六十日。與厥陰風木太陰溼土等同爲天之六氣。六氣惟火暑爲時最長。故分其純者爲君火。烈者爲相火。相火亦謂之暑。乃始溫終熱之義也。故曰惟天有然。至於人身。則左腎水。右腎火。卽爲諸臟腑所秉氣液之源。無一藏無水。卽無一藏無火。本與六氣火暑之別於四氣者不同。論其源委。心亦資源於腎。安得以心爲火中之火。而君之。腎爲水中之火。而相之。且心之爲火。腎

之爲水。不過配合五行之位如此。豈謂火結成心。水結成腎乎。心之稱君。特十二官比例如此。其爲五藏之一則同。然猶有經可據也。至於腎之稱相。並無所出。尤不可也。且五藏既皆有火。除心爲君外。於分皆爲相。何得專以相之稱屬腎乎。况心腎既皆有液。則皆爲水。何以無君水相水之稱乎。可見六元正紀之說。斷斷不可移之人身者也。此等混蒙話頭。不可不闢。不闢則道之真者不見。相沿既久。至有以慾火當相火者。噫。醫道之難言也。昔徐靈胎曾著君火相火論。專論腎火之不合稱相。而其義猶未盡當。又移六元正紀之說於人身者。宋成聊攝已不免有之。然其是非。正不難辨。若云天之二火。可移以論人。則必手臂內側後廉及心藏皆專有溫氣。手臂外側及三焦皆專有熱氣。而可推之餘四氣。將謂足經外側後廉及旁光皆專有寒氣乎。足經外側前廉皆專有燥氣乎。其不可也明甚。而承訛襲謬。日以加劇。蓋由內經之學。淺嘗者多。深思者少耳。

### 龍雷之火辨

余素不信龍雷之火。補陽則消之說。後閱葉桂景岳全書。發揮本草。正乃知有先

我言之者矣。其言曰。今醫家每言龍雷之火。得太陽一照。火自消靡。此言甚是。悖理。龍雷之起。正當天令炎熱。赤日酷烈之時。未見天寒地凍。陰晦凜冽。而龍雷作者。則知仍因陽亢。而非熱藥所能治也。若用熱藥。乃戴陽格陽。陰極似陽之症。此處尙要講究明白。案。葉說甚當。攷龍火得水而燔。遇溼而燄之說。本始於王太僕。素問至真要大論注。不過借以形大熱之氣。不可以寒折之。折之以寒而熱愈。不得。勢必鑠盡氣血而死。注中所以有物窮方止之喻也。至真要篇前列六氣。後列治法。則此注當指感症言。如傷寒在表。身熱如灼。反宜桂枝之熱。不宜石膏之寒。故經文此下有反治云云。義止如此。無俟深求。今因葉說推原及之。葉書係道光時其五世孫所刊者。此言在第四卷中。

###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白粉。說者謂卽鉛白粉。泉謂經處此方於已服毒藥後。是因毒藥不效而改治。若鉛白粉仍係毒藥。何庸以毒繼毒乎。蓋此方與傷寒少陰毒膚湯方皆粉蜜同用。成注白粉益氣斷利。明是米粉。以彼例此。義可知已。考外臺治一切藥毒方。甘草

三兩炙。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內粉一合。更煎三兩沸。內蜜半兩。分服以定止。千金翼治藥毒不止。解煩悶方。甘草二兩炙。白梁粉一升。蜜四兩煎服。法與外臺同。泉據此經爲說。粉爲米粉無疑。且經云毒藥不止者。謂藥毒傷其胃氣。故虺動不止。若作毒藥殺蟲解。則豈甘草粉蜜之甘和。功反過於毒藥。而毒藥所不能殺者。殺之以平藥乎。必無此理。仲景書文義簡奧。有當卽症求方者。有當卽方求症者。余作此篇。卽方求症也。

### 金匱水菘苳辨

水菘苳不見於他書。本草經有菘苳。云苦寒無毒。通神見鬼。多食令人狂走。與此經大同。其言無毒則反。綱目直引此經於菘苳下。意謂水菘苳卽菘苳也。但菘苳非菘類。又希用。仲景緣何慮其誤食。李氏必誤考百一方云。菘中有水菘。葉圓而光。生水旁有毒。蟹多食之。人誤食之。狂亂如中風狀。或吐血。以甘草汁解之。其論全據此經。而云水菘。是經文菘讀如艮卦之艮。苳字衍也。水菘似水菘。菘爲菘屬。故云菘中有水菘。以其似菘。故著誤食之戒。百一所據當不誤。且經於上節言鉤

吻似芹。誤食殺人。說者謂鉤吻似毛茛。此節光茛。正爲上反。皆爲食芹者辨其似。下節言蛟龍病。又爲食芹者潔其治。數節皆特明芹之禁忌。則非茛宕明矣。此種亟當削正而自明矣。然無人議及於此。嘆讀書之難。

### 常蜀截瘧辨

古治中暑用腦麝。而治瘧用常蜀。法異意同。何以言之。無形之暑氣。痺着鬲間。蒸痰結固。既非表寒可汗。又非裏實可下。必須氣烈開提之藥。直達病所。追逐其痰。斯無形者失所恃而去。瘧須常蜀。猶暑須腦麝也。但淺深之別。各有宜耳。今治中暑。尙知遵古。獨於常蜀。僉謂其截瘧釀變。然余目驗蘇州、吳江、震澤等處。其俗呼常山爲甜茶。遇瘧發。輒採鮮者一大把煎服。皆輕者止。重者減。未聞有止後變生者。余踵用其法亦然。夫截之爲言堵塞也。藥之能堵其病由者。必截性瀋壅。足以遏住經絡。斯留邪而釀變。非常蜀開提之性所及也。爲斯說者。蓋觀外臺聖濟各集。漢魏以來千餘年。諸治瘧名方幾千首。而用常蜀者十之八九。

### 瀉螺痧辨

光緒紀元之十一年夏秋。有疫盛行於大江之南。其症惡寒四逆。頭疼體痠。短氣汗出或吐瀉。湖中死者日數十人。人以其指頭之肌之陷也。謂之曰癘螺痧。又以其半日輒死也。亦曰六時痧。曰子午痧。嗣後間數歲或一歲輒復行。至今十年未已。客有問余者。曰何氣使然也。古人亦言之否。笑應之曰。天止六淫。人止五志。病雖百變。不出兩端。自仲景著論而後。至於唐宋而降。治法備矣。循途守轍。弗之有誤。醫者之能事畢矣。然而人以爲數見不鮮也。其黠者因摘古人之所略。矜言創獲。以新一時之耳目。故於熱病必稱白痞。曰此古書所無也。於喉風必稱白喉。曰此古書所無也。如此方可動人聽聞。把持由我。而其術易行。嗚呼。巧則巧矣。抑思其所用方。果能外古人治熱病與喉症之方乎。吾知其名可改。其法不可改也。今癘螺痧卽暑月之中寒耳。其吐瀉者。卽霍亂耳。其正名自在古人論中。所傳治癘螺十餘味一方及雷公散。皆古人治霍亂及暑月中寒之常法。何奇之有。吾子徒受人愚耳。每見虛弱人手浸冷水久。或猝遇大冰雪。皆令螺癘。何獨爲痧異。其痧而死也。死於汗。死於瀉。非死於癘螺。不死於癘螺。卽不言癘螺也可。

駁二元陰

近徐靈胎砭趙養葵之改太極也。曰人身有元陽無元陰。大哉言矣。人身如天地。元陽猶易之太極。元陽動而爲陽。靜而爲陰。猶兩儀也。惟元陽動而爲陽之陽。方可以陰字對之。若元陽則無可與匹者。安得有元陰。夫元陽所息曰陽。所消曰陰。陽者揚也。言元陽所發揚也。陰者隱也。言元陽所隱藏也。不觀之十二辟卦乎。息則爲陽爻。消則爲陰爻。陽爻作一象。元陽之實之也。陰爻作一象。元陽不在而位虛也。貴陽賤陰。職是之故。謂人身有陰則可。謂人身有元陰則不可。至於治病。亦一以元陽爲主。元陽虛則培之。亢則抑之。明乎此義。而陰陽二字始得其解。吾於國朝諸醫。不能不推尊洵溪一老。

###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泉昔著溫疫說。以證其自時氣來。復慨吳又可喻嘉言之惑人也。而爲此駁。吳喻之言曰。溫疫感受。異於傷寒。異於溫熱。又異於非時寒疫。是天地間另有一種戾氣爲之。夫謂溫疫異於傷寒。溫熱與傷寒例合可。謂溫疫異於非時寒疫。與例不合而合猶可。例文以溫疫。即寒疫之變。至謂另有一種厲氣。則例無此文。不可。天地間止有六

氣其厚者卽爲厲氣。厲氣有毒。毒者厚也。此外果有另一種氣可與並列爲七。何以軒岐鵠景如此神聖。而無一字及之。原大兵荒後所以有疫者。非謂人屍混處之故。以人憂勞倍苦。則正氣倍虛。非時之氣易入。而爲病易深耳。要其所感之氣。仍是六氣。天何嘗特設另一種厲氣以困此身。遭兵荒者乎。吳喻不解例意。妄斥叔和。豈知仲景書賴叔和存。無叔和卽無仲景也。

駁臨證指南二條

葉氏桂臨證指南一書。於溫熱脾胃最精。似可爲初學法。然其可議者不少。如溫熱類。以神昏爲心包絡病。考古說神昏屬陽明。見於素脈解厥逆及金匱中風等篇。而靈經脈篇釋心包絡經是動所生病。無神昏不知人之說。則葉氏之於經學可知也。脾胃類則云陽明陽土得陰始安。太陰陰土得陽始運。夫以陰療陽以陽療陰似也。但胃若虛自宜以陽藥培之。仲景於亡津諸治皆用人參。義可見也。自難執一而論。此二條皆徐靈胎所未及駁者。而誤人也。亦不淺。

## 十二科考

十三科有兩說。大方家說外一、內二、喉三、目四、瘍五、傷六、金鏃七、女八、兒九、痘疹十、針灸十一。祝由十二、符禁十三。明王肯堂證治準繩。近王晉三古方選注。皆如此。祝由家說。併符禁於祝由。另立風科以足其數。考祝由無不用符禁者。符禁安得別爲一科。中風之病。千頭萬緒。自應另立。不可與內科混。且內科者。主飲食起居。房室情志之病。而中風之邪。自外致。不自內生。不得屬之內科。史扁鵲傳。扁鵲至洛陽。貴小兒。卽爲小兒醫。至邯鄲。貴婦。卽爲帶下醫。至周。貴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夫耳目痺醫。卽風科也。則風科之自爲一科也。由來舊矣。

## 金匱馬刀考

注家皆謂馬刀爲瘡。形長如馬刀。蛤。然經文與俠纒對舉。俠纒以部位名。而馬刀以形似名。儷語不類。馬刀當亦部位之名。與俠纒相近。大約是頸側脰肉。在耳之下。而略近於後。下當肩井之上。揣之曲肖馬刀者。頸側脰肉之名。馬刀猶掌側白。

肉之名魚乎。取於物爲假。亦古命名之例。夫生於俠纓之處曰俠纓。則生於馬刀之處曰馬刀。經之對舉。義當如此。千金九瘻篇。以馬刀瘻。馬刀肩腫二症。與掖下腫。吻傷。四肢不舉。喉痺。天牖中腫等。作一例文法。掖下吻肢等。既是部位。則馬刀可推。其尤著者。馬刀肩腫四字。謂馬刀與肩俱腫也。以千金證金匱決然已。若瘡形之長者。則與圓者何別。而必提出言之。且俠纓之瘡。未必無長。頸掖之瘡。未必盡長。又何以別之。詳經意不問長否。苟生於頸側膈肉間。總謂之馬刀而已矣。

此篇專明金匱之馬刀。若執是以概近世方書。則否。願用近世書者。勿引金匱也。自記

### 命門考

難經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案銅人任脈有石門穴。一名精路。一名命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三焦募也。其旁有足少陰四滿二穴。一名髓府。去腹中行一寸。足少陰衝脈之會。是男子之精。藏於臍下二寸也。又關元左臍下三寸。左爲胞門。右爲子戶。去腹中行二寸。

五分爲足少陰衝脈之會。病源卅八。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關元主藏魂魄。婦人之胞。三焦之府。常所從止。是婦人之胞。繫於臍下三寸也。以此推之。精宮高於胞宮一寸。非同同一穴。且命門在十四椎下去二穴遠。當是難經混稱之故耳。其稱命門者。各同實異也。男子精自石門。難宮。至橫骨約四寸。而出於玉莖。能射者爲有力。不能射者爲無力。其與女子交。則莖頭當女子中極之下。龍門之次。其瀉精正當關元。旁當胞門子戶。故病源有胞門子戶不受男精之論。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爲佳。此莖頭當龍門之證。

### 胞門龍門玉門考

脈經帶下有三門。已產屬胞門。未產屬龍門。未嫁屬玉門。案已產之帶。由胎育來。其屬胞門易曉。若未產卽已嫁。其帶應由房室來。而屬龍門。未嫁之帶。應由邪思來。而屬玉門。何故。考胞門在關元旁。去臍三寸。再下一寸爲中極。一名玉泉。其下有龍門穴。內當交骨孔中。千金云。龍門在玉泉下。女子入陰內外際。翼云。龍門是

陰中上外際是也。女人傷於丈夫之病。多在龍門。何以言之。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蓋謂陰內交骨節間也。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爲佳。蓋玉門內半寸許。正當交骨孔間。與男子交時。龍門以屢開而傷。故已嫁之帶屬此。玉門卽陰門。在交骨間無穴。若未嫁龍門尙未經開。其因邪思而致營熱者。止爲病在經絡。玉門亦經絡外候。故未嫁之帶屬此。脈經分別絕精。又案病源云。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彼論三門淺深同此。則黃門當卽龍門。以穴言稱龍門。以門言稱黃門。各有當也。妊娠爲夫所動。則龍門傷。不能持關元。卽致胎墮。故千金外臺諸書。治胎落有灸龍門者。

### 白虎病考

唐宋人論白虎病證治不一。猝不易曉。以泉考之。其別有三。一爲年神。病源卷四十八云。太歲在卯。卽白虎在寅。準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兒有居處觸犯此神者。便能爲病。其狀身微熱。有時啼喚。有時身小冷。屈指如數。似風癩。但手足不癩。癢耳。又外臺十三蘇孝澄云。白虎病婦人因產犯白虎。丈夫因眠臥犯白虎。其病

口噤手拳。氣不出是也。一爲糞神。證類本草云。白虎鬼。古人言如貓。在糞堆中。亦云是糞神。今時掃糞。莫置門下。令人病。此陳藏器云。治法以雞子揩病者痛處。咒願送著糞堆頭上。勿反顧。不過三次。差。白虎是糞神。愛喫雞子也是也。今湖俗名此曰送客人。但古爲白虎設。今則沿用而忘所自耳。一爲歷節風。以其百節皆痛。晝差夜劇。如虎之嚙。故名。亦見外臺。近世謂之白虎歷節。治屬風家。白虎病須別此三者。斯知古論有條不紊。

### 羊脛骨考

宋朱端章衛生家寶產科備要方卷七進命散方。治婦人血癥方中有羊脛炭云。卽炭中圓細緊實如羊脛骨者。取三四寸。卻作拾餘段。別以作灰同燒通紅。碎入醇酒中。如此七遍。烘乾爲末。半兩。案綱目炭火羊脛骨下。皆不載此方。獨蘇沈良方小兒吞鐵方。剝新炭皮爲末。調粥服。炭屑裹鐵而下云云。與談堃翁方。誤吞銅鐵。以羊脛骨燒灰。煮稀粥食。神效云云正合。而綱目卷五十二。採談方乃入羊部。不云卽炭。他書亦未有言羊脛骨如朱說者。則譌以傳譌久矣。

### 四十難義疏

四十難。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其義難明。泉擬爲之疏曰。氣之蘊藉而徵者爲色。其發越而透者爲臭。其搏擊而出者爲聲。其團聚而流者爲液。陽氣者升於東。升者陽之始也。尙被陰蒙。不得遽出。蘊藉於中而徵於外。則爲色。東位肝。故肝主色。陽氣者極於南。極者陽之泄也。盛陽充滿。發越於上而爲臭。南位心。故心主臭。陽氣者衰於西。陽消則陰長。陽不勝陰。反受其爍。則震蕩而不靖。於是乎有聲。西位肺。故肺主聲。陽氣者伏於北。伏者團聚而不散。則釀之蒸之而液生焉。北位腎。故腎主液。陽氣者利於中央。和者陰陽平。陽主氣。陰主質。氣與質合而味生焉。中央位脾。故脾主味。五主之義如此。

###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文并補注

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實脈滿。是謂重實。

尺膚侯周身之寒熱。今云大熱病。則尺實可知。故下文重虛一段。以尺虛對說。

經絡皆實者。是脈急而尺緩也。

今本脈急作寸脈急。案注脈急。謂脈口急也。是王本原無寸字。脈謂脈口。統三部言。尺謂尺膚。候經在脈口。候絡在尺膚。後人誤以尺緩爲切法。因別脈急爲寸脈急。而衍寸字。若經本有之。注不得截去之。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

今本脈熱脈寒濇脈下皆有口字。蓋涉注中脈口熱脈口寒而誤衍。今從脈經削正。上文脈急而尺緩也。亦無口字。

何謂重虛。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

今本脈虛氣虛作脈氣上虛。今從林校正。案重虛卽重實之反。則當脈症亦反。脈虛反上。脈滿脈氣虛反上。氣實尺虛反上。大熱病以尺虛則身無大熱可知也。王注言尺寸俱虛。詳其旨正釋脈虛尺虛。則王本原不誤。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

注寸虛則脈動無常。寸字乃氣之誤。氣爲脈氣。明經文脈虛之脈。專謂寸口。尺

虛之尺。專爲尺膚。而氣虛之氣。則統謂尺寸運行之氣。義深且當。揚上善以膾中不足釋氣虛。終不若王氏之精也。此注與上注尺寸俱虛相印。欲人互推以見義。寫者誤氣作寸。則難通矣。易一字義了。

尺虛者行步恆然。

行步恆然者。寒懷不能自持之狀。蓋尺膚本候周身。尺虛則必身寒。與上文重實之大熱反對。緣經不實言而形容之。故淺人不得耳。今因注略。故補明之。

脈虛者不象陰也。

注。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口者脈之要會。手太陰之動也。詳王意。讀象爲像。易云象也者。像此者也。

寒氣暴上。脈滿而實。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實謂氣實也。寒氣暴上。則尺虛可知。上文重實重虛二端。謂尺氣脈三者之各極一偏者。此節謂氣脈二者。如上重實而尺獨異者。

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此節承上脈滿實而言其有寒有熱者。

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生。逆則死。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此氣實而脈虛尺虛者。此經明言尺濇。而以從逆並言。見尺濇亦有手足溫者可證。上文手足寒爲氣虛非尺虛。而脈濇滿頭熱爲脈實尺實也。

消痺脈實大。病久不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今本脈實大病久下無不字。詳注云。久病氣血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是本原有不字。巢氏病源云。消痺之脈。實牢大者死。細小浮者死。巢說正據此經。而云實牢大。云細小浮。則經堅字。當在大字上無疑。且經文是帝問消痺虛實。則岐伯當明實脈虛脈以對之。實堅大是實。懸小正是虛。問答相符。不當反列堅字於懸小。致令虛實相亂。浮卽懸。牢卽堅。

### 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

起於大指次指之端。

脈經此下有外側二字。案經於諸指端。皆不言何側。然以穴求之。則脈經亦得。

入肘下廉。

脈經入上有上字。兩通下作外。案陽明行身之前。不應入肘下廉。本經肘髃穴。正當肘外廉。不在下廉。當從脈經改正。

從缺盆上頸貫頰。

脈經盆下有直入二字。案經於脈之從此伏行者。通謂之入。本經自巨骨至天鼎無穴。明係缺盆上頸之次。是伏行也。若如今本似缺盆以前浮行而上頸。於經隧穴道不合。

入下齒中。

脈經齒下有縫字。馬注及卷三寒熱篇注引皆同。是明時經文尙不誤。

頸腫。

脈經頸作頰。案素至真要大論。少陰在泉。民病齒痛頰腫。新校正引甲乙經亦作頰。蓋目下曰頰。本經脈挾鼻孔正當目下。故有頰腫一症。若缺盆上頸之次。脈已伏行。不得復有腫症。

起於鼻之交頰中。

素五藏生成平人氣象注兩引皆無之字。案有之字則似交頰二字爲脈次之名。詳馬注云起於鼻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於頰中則經原不衍。

上入齒中。

脈經作入上齒中與手陽明入下齒中相對。案上齒屬足陽明下齒屬手陽明。經有明文若混言齒中則上下莫辨。且本經自鼻至齒至口明係下行何得云上入。

起於胃口下循腹裏。

脈經口字在下字下。素五藏生成注引同。馬注亦云起胃下口循腹裏則經本不誤傳寫倒之。

以下髀關。

王注素五藏生成篇引無關字。

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脈經廉作膝別下有以字。案本經自中指內間分支至外間不得云下廉。馬注正作下膝則經文本不誤。蓋上一支入膝髓中此支不入髓中而從膝浮行下

三寸而別也。以字依此篇通例應有。  
善呻數欠。

脈經呻作伸。蓋以善伸數欠爲一症也。禮記云。君子欠伸。若呻爲腎病。不應屬胃。

則惡人與火。

素脈解及陽明脈解則下皆有厥字。義長當補。

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

脈經欲字在動下。屬爲句。無塞字。素陽明脈解同。蓋古本靈樞如是。且脈解不釋心動二字。是上屬驚字爲說。甚。

素脈解於病至作甚。甚作病至。與此互異。釋經文當從脈解改正。蓋閉戶牖以上。爲衛氣自虛之症。上高以下。爲衛氣大實之症。實者病也。如今本則不可通。口喎唇脣。

脈經脣作緊。案。口喎屬筋病。與脈病不干。喎當爲痲。謂口生痲瘡。與唇脣同爲

蕩症。喎本俗書。古無口旁。此經原文必作高。蓋卽痛之省。淺人誤認之耳。緊卽瘕之假。謂脣瘡胗緊兩通。詳余所撰證原中。

大腹水腫。

案此經皆論症狀。不及病因。何獨於此言水腫也。素脈解云。所謂客孫絡。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彼文是釋大腹腫而無水字。亦可見此經衍也。寫者以水氣門中有大腹腫之名。因致舉燭之誤。

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

脈經作得酸與熱。則快然而食。泉案。後與酸偏旁相似。氣或作炁。與熱相似。衰與食下截相似。故致抵牾。

心下急痛。

脈經此下有寒瘧二字。疑衍。

不能臥。

脈經作好臥不能食肉脣青八字。案。胃病則不能臥。脾病則好臥。以此論之。脈

經是也。餘義未詳。

股膝肉腫。

脈經腫作痛義長。案、腫衛病。痛榮病。所生病下。不應錯出衛病之症。當從脈經改正。

出肘肉側兩筋之間。

脈經筋作骨。

入缺盆。

脈經此下有向腋二字義匝。

頰腫頸頷肩膈肘臂外後廉痛。

脈經頰腫頸頷四字。作頰頷腫頸。案、脈經之文。合於脈道行次。當補頰字改頷字。

下挾脊貫髻。

脈經作下會於後陰下貫髻。案、本經所生病中有痔。痔爲後陰病。經有生於後陰之症。必有會於後陰之脈。本篇云足太陽之正。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

與脈經文合。此經不應脫去。此脈當從脈經改正。  
頭顛項痛。

脈經顛作腦。項作項。案以本經從巔入絡腦論之。脈經義長。如馬本則頭痛一症與下複非也。

氣不足則善恐。

素脈解作少氣善怒。是氣不足。與善恐當平列。則字衍也。自饑不欲食以下至此。皆爲氣不足所生。何獨一善恐也。當從脈解削正。

是爲骨厥。

脈經骨作腎。

循胸中。

脈經無中字。案本篇通例。凡言循者皆係浮行之脈。若胸中則爲脈道伏行之次。當注云若入不當云循也。經無中字顯然。馬注亦無中字。

布臚中。

脈經布作文。案交注亦作文。則經本不誤。否則上言布。下言散。豈不義複。

以屈下頰至頤。

脈經頰作額。案本經從耳上角而下自額至頤其勢順。自頰至頤其勢逆。且經果有此回繞之脈。亦當云以屈下頰復上頤。不得如是立文也。急當從脈經改正。

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頤。

脈經引此有二文。一作上迎手少陽於顛。一本與此同。但無抵字。案馬注亦無抵字。則經本不衍當削正。至上迎手少陽於顛。揆之穴道甚合。蓋在陽白眼準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之次。於馬本較備。必當從脈經改正。

入小指次指之間。

脈經間作端義長。蓋小指次指即無名指。非是兩指。不當云間。

暹貫爪甲出三毛。

脈經貫下有入字。案三毛無義。依足厥陰經。經文當爲叢毛。

頰痛。

脈經作角額痛。袁校本作頭角痛額痛。案本經自頰車下頸不及頰。不當有頰

痛一症。其支脈自目兌背。上迎手少陽於巔。必過額無疑。應有額痛一症。脈經義長。至頭角痛三字。卽上頭痛二字之異文。但三陽惟太陽居頭之正。得專稱頭痛。少陽止經頭角。自當云頭角痛。不當混言頭痛也。

循股陰入毛中。

脈經陰字在入字下。案本篇之例。或曰前廉後廉。或曰內側外側。內廉外廉。從無以陰陽立名者。依例當云循股內廉。以上文已云上膕內廉。故省其文曰循股。當從脈經更正。

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

難經則津液去。句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八字。作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者。十一字。脈經同。爪字難經作皮。脈經與經同。毛先死。難經與經同。脈經作氣先死。案津液去皮節無義。難經爲長。若爪則足厥陰之候。非手太陰之候。不當列此。卽難經皮字亦與上皮傷義複。以經文單承毛折二字。推之爪枯二字。當爲衍文。毛先死與毛折義複。以下四段。經文例之。則作氣先死爲的。且與上氣不榮。則皮毛焦允協。又案上文已云皮毛焦。此文復云皮節傷。何於皮獨詳也。古

人恐無此重複文法。皮節當爲肢節之誤。肢古或作支。與皮形似故誤。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

脈經則色不通四字下。有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十二字難經與經同。難經髦色不脈澤。作色去無髦字。案以上下四節經文例之。則十二字當有此十二字。是釋經文以脈不通候少陰氣絕之故。無者傳寫脫之耳。髦字衍。素六節藏象論云。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是候心者當在面。與脈色不澤。謂面色黑。與故字緊接。下若有髦字。則謂髦髮之枯。非謂面色之黑矣。故其以下八字接得上否。且髦爲手太陰之候。何得列此。

則脈不勞肌肉唇舌者。

難經脈經並作則脈不榮其口唇者。義長。如馬本則上下皆不圓。且舌爲足厥陰之候。非足太陰之候。自是口字之誤。

萎。

難經脈經並無舌萎二字。案當從彼削正。義見前。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也。

脈經着下有骨字。案難經云。肉不着骨。是經文固有骨字。  
則筋絕。

脈經絕作縮義長。

聚於陰氣。而脈絡於舌本也。

難經脈經氣並作器。王注素診要經終論引亦同。難經無脈字。義長。  
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

脈經急上並有縮字。難經同。義長。難經無唇青二字。案唇爲足太陰之候。非足  
厥陰之候。雖青色屬厥陰。而此篇通例。皆紀經不紀色。其爲衍文無疑。  
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

脈經腕上作腋下。間字下有別走陽明。其支者七字。案列缺穴在腕間寸半。不  
在腋下。疑脈經誤。意者其正絡出腋下。其支絡之直入掌中。散入於魚際者。乃  
爲列缺歟。然魚際與列缺位不相當。闕疑可也。案以他絡例之。別走太陰當從脈經文於此。  
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脈經半寸作一寸半。無別走陽明也五字。案考古針灸家說列缺穴在腕間寸

半。於此知經文誤倒也。當從脈經乙正。脈經別走陽明。在腕上分間下。故於此無之。

虛則爲頭強。

脈經頭強作煩心。案手心主脈並無至頭者。不得有頭強一症。且頭強是項筋所生。當屬足太陽。列此非也。若煩心則於經絡心系三字允協。當從脈經改正。去內踝五寸。

脈經踝下有上字。案據馬注則經文本有上字。今本傳寫脫之耳。實則挺長。

脈經長下有熱字義長。

### 讀經脈篇書後

此篇書例。以經所從始曰起。以連本經之藏府者曰屬。以本經榮相表裏之藏府者曰絡。由此適彼曰循。自下而上曰上。自上而下曰下。過乎他經曰行。過乎肢節之旁曰過。穿乎其中曰貫。並乎兩旁曰挾。彼此相互曰交。巡繞四邊曰環。直達其

所曰抵。自外至裏曰入。本隱忽見曰出。直行曰直。平行曰橫。半橫曰斜。兩支相併曰合。一支而歧曰別。疾行往聚曰趣。去此復回曰還。內經中句斟字酌。無過此篇。彷彿禹貢山脈水道書例。惜乎馬元臺輩未能一一注明也。且此篇與經筋衛氣營氣及素問所載陰陽大論諸篇。皆古之奇文。當熟讀而精通之。而此篇敘營衛各病之原尤切要。故既校其文。復書其書例於後。

### 讀仲景書書後

讀仲景書而窮源於靈樞。素問人知之。讀仲景書當竟委於千金。外臺人不知。蓋千金外臺之視若僻書也久矣。抑思仲景之書其文簡。其義隱。其症略。其方約。其藥省。除傷寒。桂枝。麻黃。柴胡。四逆等湯症。反覆辨論外。大抵爲後學發凡起例。未暇致詳。墨守其書無益也。惟千金外臺兩書根柢仲景而推衍之。集九代之精華。成千秋之鉅製。元關秘闢。發洩無遺。若能從此上溯。而於其參互合併釐析移易。變通脫化之處。以意逆志。斯仲景之症類賅。方用神。藥例見。久之可以窺其堂奧矣。况有逸論逸方。足補王林億王洙林億俱北宋人之本缺。古說古義。堪砥成趙成無己。

履元之傳訛。學者舍是其何以問南陽之津哉。夫儒家文宗韓柳詩宗李杜經義宗陸孔書法宗歐柳皆唐法也。則唐人之守先傳後可知也。惟醫亦然。

傷寒論跋

仲景書之以傷寒名也。仲景自題之。仲景書之爲傷寒作也。仲景自序之。而議者必曰此兼論溫熱也。何其書於大書中風傷寒風溫三條外。但屢言中風若何傷寒若何。不更言溫病若何。熱病若何耶。是明明爲傷寒盡其變。而特以風溫備其例。如泉前篇所云也。議者又執書中有治熱方以爲難。夫驟而觀之。寒藥誠若與寒病乖。第思寒之直中於裏。可煖之以辛附。寒之甫受於表。可宣之以麻桂。若寒已入裏化熱而後。旣格於辛附之煖。又礙於麻桂之宣。則舍膏知芩連。將何所用。此時之不得不與溫熱同治者勢也。而所治之病。仍自傷寒來。不自溫熱來。夫傷寒與溫熱之始異終同。譬如風寒本異。自一過少陽。則概從柴胡論治。更無區別。倘於斯時指之曰風本與寒同一法也。其爲講傷寒者所許乎。故謂仲景方可治溫熱則是。謂仲景書兼論溫熱則非。夫兩間藥物。止有此數。傷寒已成裏熱。固

宜涼平。溫病苟挾表寒。亦資溫散。圓機活相。非可以口舌論也。

### 傷寒論例跋

仲景列四溫脈法外。於冬溫則僅舉其氣。濕溫則并無其目者。以仲景書以傷寒名。必溫之兼寒者。始論及之。若冬溫則但溫無寒。濕溫則兼濕而非寒。例不得入此書。故不論及。其瘧濕暍篇之濕。雖自濕來。要與濕溫全不相似。濕溫脈證。自在難經脈經中。不可混指也。且仲景於濕已明云與傷寒相似。故此及之。相似者謂其體痛也。其篇首又云宜應別論。以明其體例之不雜。可謂嚴矣。安得以濕當濕。強配難經傷寒有五之言乎。又論文於四溫前云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證如後章。而於四溫後云以此冬傷於寒。變爲溫病。病之傳變。方治如說。兩文驟若牴牾。必如余說方合。蓋冬溫所以受而不發者。亦以其有正氣之寒束之故也。靈素止有冬傷於寒之溫。而無冬中於溫之溫。正以後束之寒。統於專受之寒。詞雖融渾。而義特引伸。學者必知此。而後仲景此文及病源千金外臺諸言春溫者。始一一了然矣。

傷寒論淫瀉渴篇跋

仲景以風濕寒暑四氣爲感症之大數。既自以傷寒著其論以名其書。而不辨夫風濕暑之爲病若何。卽無以明己之獨爲傷寒設。於是又出類傷寒之論。首列淫次濕次渴。若恪循風濕暑之序而匯爲一篇。其所謂痊者。卽風家之專病也。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爲痊。於此知痊病雖有自傷寒變來者。要自有其正主。推之濕渴。義亦復然。所謂與傷寒相似者。謂其形證之似。非謂其感受之似也。其形證之似。則痊之惡寒。濕之體痛。渴之惡寒發熱是也。此篇之旨。與平霍亂平嘔噦等篇不同。彼數篇所列之病。雖以各有正主。第正主之初起。絕不似乎傷寒。且凡風濕寒暑四氣所致。皆得有之。故但擇其關於寒者爲論。以盡寒病之發。不必皆始於惡寒發熱也。其始於惡寒發熱。若淫濕渴三者。反不自傷寒來。則各列正病。痊而別之。曰太陽所致。淫濕渴三者。宜應別論。夫曰應別。則傷寒論之專爲寒。因可知已。向嘗謂仲景爲寒因盡其變者。以此。

傷寒論上太陽篇跋

傷寒論太陽篇。大書寒因三條。先中風者。是於有寒有熱之邪。據其一端言。次傷寒者。以寒之正言。終溫者。則以熱而兼寒之病。就其所兼言。寒因必列此三者。而始備。溫與風溫雖殊。其爲不卽發而名溫。則不殊。故合爲一條。而統冠之以太陽病。太陽病則頭項強痛矣。以其因寒乃發。故有此證。其文法先言溫而後以風溫隸焉。何等謹嚴。夫熱而兼寒。自當以溫爲主。不以所兼爲主。故但列脈症於此。以後更不言溫病若何。風溫若何。如中風傷寒之必屢屢言之也。義例自分軒輊。不得執是而謂其兼論寒熱也。若中濕之體痛。中熱之惡寒。則皆以其形似傷寒。而因於濕。因於熱。皆非寒也。與大書之三條懸絕。故另出辨之。不與中風傷寒溫病同篇。觀其分合。可知其指矣。或據難經傷寒有五之文。派入此書。遂以濕溫當中濕。而不顧陽濡而弱。陰小而急之脈。與沉而細者不合。以熱病當中熱。而不顧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沉之散濇之脈。與若微弱若弦細若遲者不合。豈知難經是約舉其類。配合成論。視專爲寒。因盡其變者。其精粗不可同日語乎。

### 讀金匱書後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以明傷寒初起及傷寒雜出之病。後人寶藏之。改題曰金匱玉函方。是以外臺引之。概稱張仲景傷寒論。於原書摘稱二字者。猶附後外證類本草引之。概稱金匱玉函方。一從其初。一從其後也。當時以十六卷文繁而有刪本二。其一就原書逐篇刪存要略。併爲三卷。題曰金匱玉函要略方。後爲仁宗時王洙所得。其一就原書刪雜病以下等卷。存脈法六經及治法諸可不可等十卷。題曰傷寒論。而削雜病二字。即今本傷寒論也。此書行而刪餘之卷亡。十六卷原書不可得見矣。故林序云。張仲景爲傷寒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也。林氏又以傷寒論十卷。校金匱玉函要略方。知其上卷傷寒文多節略。至中下卷雜病及療婦人方。無本可校。雖有節略。不能的知。以脈經九校之知。其是節略。斷去上卷分中下二卷爲三卷。改題曰金匱方論。即今本金匱要略也。自是以來。不可復合矣。吁。唐宋人於仲景書任意分併。其不絕僅如綫耳。近又移節其文以就已意。考古者宜何如珍惜也。

研經言終

曹炳章主編  
中國醫學大成  
研經言

全二冊 實價國幣叁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原著者 清·莫枚士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重慶  
長沙 漢口 梧州 廈門 大東  
徐州 南昌 雲南 杭州 重慶  
汕頭 廣州 省爾康 嘉善 嘉坡  
書局

(材晉朱者對校書本)



13.081  
45  
:1(4)2

\$ .30